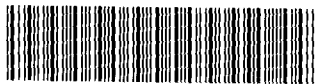


苦兒記

文明書局
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6731B

自叙

往時讀德貴推所著的福斯特劇文。見他寫福斯特的苦悶。很是深刻盡致。要在藝術上講。總算有『美』的價值。但他這部書。叫吾人讀了。感觸一種苦悶的情調。便引起一種苦悶的觀念。當時就很有以爲不合算。萬沒料及我當現在。反有這部苦兒記之作。

我於文字。是主張寫實的。現在既有了這種事實。不由的拿筆把他描寫出來。並非有意作弄。想引起讀者諸君的苦悶。我的心裏。不過希望一般讀者。知道我國『窮鄉陋邑』。有這等苦悶的人生。

還有一層。這書中的主人。於時時苦悶的生活中。却能表現他的『忍耐』和『奮鬥』。他對於苦悶環境的抵抗力。實可驚異。且其最後。能獲大部分之成功。亦足見他抵抗苦悶環境的結果。所以我的心裏。又希望一般讀者。凡處在『苦悶底境遇裏』的。大可拿這書中主人看一看。那抵抗苦悶環境的力

量。一定可增加不少。

如果因此引起苦悶的觀念。也以爲不合算。那我便沒有方法。只好向讀者
深深道歉。

十年七月 王力

苦兒記

(一)

河南鄆陵縣境內。有一座小村落。村中房屋大約十餘間。房屋的牆壁。完全用土築成。不但沒一塊石。便是一塊磚也沒有。土牆過長久了。風吹雨打。弄得七歪八扭。似乎就要倒塌。屋上所蓋的茅草。也凸凹不平。有的地方太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那薄到極處的。差不多太陽光都能透進屋裏去。

村的四圍。並沒幾棵樹。若從遠處看去。村上光淨淨的。如同禿子的頭。又如同一幅裸體畫。

村前有一口小塘。似方不方。似圓不圓。滿瀝着污穢的水。什麼豬呀。鴨子呀。水牛呀。都混亂在那塘中洗澡。以致那水裏面。無冬無夏。總發出一種奇臭。刺人鼻孔。令人不能忍耐。惟是這村上的人。早經聞慣。嗅覺似乎失去作用。多少

年來從沒一人嫌他不好。

這村中居民共計七家。有一家姓王。有一家姓李。還有兩家姓馮。姓查。其餘的三家。却找不清他姓什麼。七家的人口。攏統起來。在四十名上下。他們所做的事業。不消說是個『農』字。但是這村前後左右。田地都異常瘠薄。每畝地的收成。至多不過三二斗。所以他們的地數。雖家家有一二十畝。而每年收的糧食。除去餬口。便餘不了什麼。因此村中男婦。一律的蓬頭垢面。穿着破爛衣服。四處走動。要在不知道的人。縱不疑心他們是『乞丐團』。一定要疑他們是『逃荒隊』。却有一層。他們從小長大。過慣窮苦的歲月。只覺粗飯破衣。是他們應該的受用。遂而安分守己。並無一點不快樂。

說起那姓查的。住在村東邊。家裏有夫婦兩人。和一個小孩子。他的田地。一共十五畝。由他夫婦二人。同鄰家夥喂一條牛。辛辛苦苦的耕種。那窮的程度。比較別人。怕還要加好幾倍。他那小孩子。名喚均兒。像貌厚厚實實的。似類是

個有出息的样子。他老子娘最疼愛他。每於做田之暇。總要把他抱在懷裏。千方百計。引逗着他好頑。

這還不打緊。他的老子。偶爾到街上去。必定要買一點菓品。帶回來給他吃。他的娘也時時抽點空子。替他做兩件整齊衣服。給他穿在身上。故此這個均兒。雖比不得富家子弟。錦衣玉食。但照低處說。總算是有幸福的。

均兒長到七歲。尚覺聰明。說起話來。也還有條有理。和普通鄉下的孩子。實在有些不同。鄉下人的眼光。是沒見過聰明孩子的。乍見均兒。大爲納罕。一個誇贊他。說他要念書好。他的老子。幾曾曉得書的念法。聽過這話。簡直莫名其妙。但他的心裏。有一種確實觀念。就是知道他的孩子。萬萬念不起書。所以任人家怎麼講。他總不敢相信。

事有湊巧。均兒的表祖方履生。家裏每年花十塊錢。請了一位先生。恐怕錢出的冤枉。定要均兒去上學。並且很慷慨的。講明不要學費。——那時以七歲的

均兒。若按照什麼『學齡』說。要算正是念書的時候。他的老子。本想再過二年。叫他幫在人家放牛。仍舊做一份農夫。今天忽然看有這天外飛來的巧事。自是歡喜不下。而且還想藉着均兒。去巴結巴結那有錢的表叔。將來也有點體面。因此便一意的送均兒去。

均兒的娘。一因均兒從沒離過跟前。二因念書無甚用處。便老大的不贊成。爲着這件事。夫婦兩個。交涉了好幾回。有一回直打起架來。經左鄰右舍。多番解勸。才把這層問題弄清楚。到底依了均兒老子的話。

(二)

方履生住家的地方。離均兒家裏。約有一里路。均兒每天吃罷早飯。跑去上學。到天中來家吃午飯。到晚來家吃晚飯。講起來也還便當。不過均兒年紀輕些。好像有點吃苦。在初上學的那天。他的老子。送他向前面去。他的娘。便站在門前。眼淚汪汪的哭泣。直等均兒的老子回來。兩口兒。又使動唇槍舌箭。着

實大鬧一次。無奈中國往日的夫婦。總是男人作主。女人當不了家。以故鬧來鬧去。絕沒發生半點效力。

到了天中。均兒第一次放學來家。怪高興的撲到他娘跟前。他娘一把拉着他的手。哭一會。說一會。不知道多傷心。均兒含含糊糊向他娘說道：『娘。我情願去念書。』

他娘灑着眼淚。不作聲。

到了下午。均兒要去上學。他娘把他送大半里路。才含着淚停步。

一直過多少天。均兒的娘。雖漸次相安無事。然每逢陰雨。她總想盡方法。阻止均兒。不叫他去上學。

均兒讀書。比較的很聰秀。那位價值十元的先生。得了這位『高足弟子』。真是贊不絕口。別人聽了。都替均兒的老子歡喜。但均兒的老子。並沒覺着怎樣。因為他知道他的家計。一定是念不起書的。現在均兒念書。不過是『討巧』。

和「巴結表叔」的兩種作用罷了。

過得一年。均兒的娘。忽地病死。——她病死的原因。據鄉間醫生說。由於胸中鬱氣所致。均兒這時。看不見他的娘。胡亂哭了一陣。但他腦筋簡單。不知他娘的死。和他有多大關係。初沒想到一個狠有幸福的均兒。就由此入了「苦」境。

均兒的娘。年紀才三十六歲。自十七歲到查家來。第二年便生一女。以後接連生幾個小孩。都沒存活。到了均兒。費盡心才養活住。所以她便十二分疼愛。三年前。她女兒出嫁了。她更愛均兒。不過。前番不叫均兒念書。也是出於一個「愛」字。到了臨死。便伸出一隻枯瘦而震顫的手。拉着均兒的老子。哭道：「我死之後。你娶不起人。便作罷論。若果再娶人。千萬好好的看待均兒。你要念均兒是個無娘的孩子呵。」——均兒的老子。雖是鄉愚。但被她至情感動。也不由的連聲答應。嗚嗚咽咽的哭泣。

均兒的娘死後。均兒的老子。倒很要好。就拿父和母兩人的恩愛。完全用在

均兒身上。均兒往時。本在他娘懷裏睡。這時便一轉而睡在他老子懷裏。他老子也東拉西扯。講些閒話。哄着均兒安眠。均兒有時想起娘。又哭又鬧。弄得不開交。他老子也禁不住的傷心。抱着均兒落淚。因此『半夜啜泣』。幾爲他父子二人的常例。

均兒的老子。有時被均兒哭的無法。便順口安慰他道。『你不要哭。再捱幾天。你又來個娘。較之那個娘待你。還要好哩。』

均兒聽他老子的話。半信半疑的問道。『是真的麼。』

他老子道。『怎麼不是真的。』

均兒聽了。那個小腦子裏。疑着果真捱幾天。又來個娘了。果真後來的娘。較他親生的娘。還要好幾倍。因而想到他未來的娘。或者能照王家保兒的花褂子。替他做一件。或者能照李家成兒的花帽子。替他做一頂。或者送他上學。比那個娘遠的還送。或者下學之後。不叫他拉着牛放。去受那馮家斌兒的氣。想

不多時。腦子想糊塗了。不由的安穩許多。

從此時起。均兒的老子。便拿『捱幾天你又來個娘』的話。作爲哄均兒的唯一妙用。

過長遠了。均兒腦中。忘去他娘的影子。漸漸的冷淡下來。又過些時。他幾乎就不曉得他是沒有娘的孩子了。』

(三)

均兒的老子。自老婆死去。既忙着種田。又忙着燒鍋洗碗哄均兒。實在困苦之極。那續娶的心。就一天熱似一天。不過以他這般家道。如想娶人家女兒。斷乎做不到。如要拿錢去買。可憐多一點。便拿不出。世上罷。又沒有一個好人。肯送窮人一個老婆。更沒有一個好女人。肯捨身救世。來做這窮人底老婆的。由此翻來掉去。總不能如他的願。

光陰易過。不覺半年。均兒念書的日子。算起來已一年半。他老子的心裏。早

是夠而又夠。只爲想巴結有錢的表叔。所以恨着命還叫他念。

均兒在這一年半。已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和詩經念完。接着又『子曰』的起來。

至於那價值十元的先生。會不會講解。尙不成問題。書中的字眼兒。也不知被他念別多少。好在鄉間沒什麼識字的人。並不曉得他念的對不對。仍神聖一般的恭敬。

均兒念了那許多書。一字也講不起來。心中好生糊塗。想着問問先生。因怕馱先生罵。也不敢張嘴。只死板板的念下去。消磨他寶貴的光陰。

斯時均兒。年紀漸漸大了。知識畧爲開些。每到小朋友家裏頑。所見他們親親熱熱的喊娘。煞是羨慕。不知不覺間。便回想到他七歲時。他娘怎樣送他上學。怎樣待他好。心裏狠是難受。跑回家來。問他老子道。『你從前不是說再捱幾天。我便有娘了麼。』怎的到今天還沒有。』

他老子被這一問。一副酸心。再也說不出口。停半晌才答道。『要不幾天了。要不幾天了。：你這個娘好得狠。她說她會疼愛你哩。』

在均兒的老子。原是一段鬼話。拿來欺哄均兒。叫均兒不開的。那知均兒竟信以爲真。一天一天的計算着。盼望他這個娘進門。有時高起興來。竟對他小朋友說。『要不幾天。他就有娘了。』

長夏已盡。西風頻吹。門外景物。都露出秋天的氣象。有一天傍晚。天色陰沉沉的。濃厚而且懶惰的雲。滿佈空際。一層一層的積着。那陰冷的西風。吹在樹間。發出蕭蕭的繁響。樹上先黃的葉兒。被風搖落。旋轉空中。如同蝴蝶飛舞。均兒放學回家。身上還穿着單衣。連打幾個寒噤。彎着腰向家裏走。一路上想。那件破棉襖。已短的不能穿。我這個娘來時。一定要替我做一件。但不知我老子有錢買布沒有。如果有錢。我的新襖子。就要穿上身。不看一般小朋友。在今天下午。都穿了新襖子麼。

走着又想我老子靠不住有錢。我所念的書不是拾人家的破書麼。補了少處。字還不完全。我用的筆不是拾人家的破筆麼。筆尖發出四五岔。一個字都不能寫。我還拿着用。我身上穿的這件小褂子不是我娘替我做的麼。現在污了這許多墨。補了這許多塊。我老子還死住叫我穿。我想做一件新的。都不成功。那裏能替我做件新棉襖。

走着又想我老子不替我做。沒有什麼打緊。只要我這個娘替我做就得了。不記得這件小褂子是我娘硬要替我做的麼。我老子何常願意來……

正想着哩。已來到自家門口。進去一看。見他的老子笑逐顏開的。正和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及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蹬在一起打話。喫了老大一驚。心頭崩通通的跳幾下。

(四)

均兒的老子見均兒來。笑嘻嘻的向他道。「你看你的娘。還把你帶個小兒

弟來哩。——你該不想罷了。」

均兒素日是想娘想急的了。此時聽過他老子的話。便脫口叫一聲娘。那四十多歲的婦人。聽見均兒叫。向他看兩眼。沉着臉點點頭。沒作聲。

原來這四十多歲的婦人。是個逃荒的。這天經過這所莊村。又冷又餓。帶着孩子到王家討飯。王家媽媽。素常最是好事。便問問他的來歷。叫他跟均兒的老子過活。這婦人年紀老了。又是窮苦到極處。算來沒有什麼不值當。自然一口應允。均兒的老子。正是飢不擇食。寒不擇衣。並且不出一文錢。不勞半點神。真是再巧沒有。那裏會不願意。所以王家媽媽。對於這件婚事。並沒說幾句話。便完完全全的成功。當均兒回家。已是一雙新夫婦。成過大禮。情話纏綿的時候。

均兒站在旁邊。看看他那新娘。看看他那新兄弟。心裏很開味。笑迷迷的聽他老子和她談話。他老子道：「這孩子念二年書了。」

他那新娘睇一聲道：「念書管什麼經。還是跟在人家放牛好。」

他老子道：「我也是這樣想。明年准於叫他下學了。」

他新娘道：「你看富兒——新來的孩子——比他還像聰明些。」

他老子道：「不錯呀。兩隻眼黑烏烏的。是要聰明些。——均兒真不管經。念了二年書。我前天拿個地契給他看。他還看不懂。我要不是看表叔面上。早已叫他打長工。怎會由着他不用呢。」

均兒聽了一會。也不知道他二人意思的所在。但是心裏急急的。想他二人提議到做棉襖的事。可恨他二人直是七長八短的說閒話。

晚飯過後。均兒的老子。狠嚴重的叫均兒睡在灶旁草窩裏。自己便同新夫。人和新兒子到床上睡。均兒沒頭沒腦。那敢不依。一骨碌鑽到草窩裏睡下。好一會沒睡着。又不敢作聲。心裏想。我這個娘。究竟能待我怎樣呢。——她只要替我做件新襖子。給我穿着上學。我便好了。別的我是不管的。

想來想去再也睡不穩。聽他老子在床上和他新娘嘰嘰咕咕的談話。越談越有勁。

好像聽他新娘道：『天冷了。富兒要做件襖子。』

他老子道：『那個自然呀』……

均兒聽到這裏。凝着神再往下聽。覺得他的新娘。一定要說天冷了。均兒也要做一件襖子了。那知他新娘話音一轉。又說起別的事件。並且聲音小了。也聽不很清楚。

停老大一氣。聽床上已不說話。自己尙沒能安睡。心想新娘這一來。我倒要睡草窩。也不知是何緣故。

又想光景是應該這樣。——我那個娘如果活着。恐怕早已叫我到這裏邊睡了。

又過一氣。才糊糊塗塗的睡去。

第二天早晨聽他新娘睡在床上叫道：『均兒均兒你還不起身！』

均兒聽新娘叫喚一翻身從草窩裏爬起喜孜孜的喊一聲娘。

聽他新娘道：『聲音放小些不要把你兄弟吵醒。』

接着又道：『你會燒鍋麼？』

均兒小聲答道：『不會。』

他那新娘忙道：『不會呀……你家裏的鍋平常是什麼人燒的？』

均兒道：『是我爸爸燒的。』

他新娘哼一聲嘴裏唧噥道：『奇怪九歲了還不會燒鍋該我這把老骨頭

起早睡晚的了。』

均兒看他新娘說時臉上狠有點生氣也不知她氣從何來聽聽他老子尙呼呼的不住聲又看看他兄弟也是酣睡未醒心裏好生沒有主張兀自靜悄悄的走開。

不。一。刻。看。他。新。娘。起。床。翻。着。眼。叫。道。『。來。你。在。底。下。生。火。讓。我。做。飯。給。你。吃。』
均。兒。從。小。到。今。沒。曾。做。過。這。種。生。活。今。天。陡。然。跑。來。一。做。橫。豎。不。合。拍。燒。的
火。頭。不。是。太。大。就。是。太。小。弄。得。他。新。娘。唉。聲。嘆。氣。趕。口。罵。他。沒。用。均。兒。的。老。子。
此。時。已。醒。也。在。床。上。埋。怨。道。『。真。個。沒。用。真。個。沒。用。』

均。兒。當。燒。飯。時。不。住。的。偷。眼。看。他。老。子。見。他。老。子。醒。轉。狠。想。他。起。身。來。燒。那
知。他。睜。着。眼。睡。在。床。上。死。也。不。動。彈。

這。天。均。兒。好。容。易。燒。了。一。頓。飯。又。用。個。瓦。罐。子。裝。滿。了。水。填。在。鍋。底。下。煨。
這。是。均。兒。心。裏。出。竅。仿。照。往。時。他。老。子。方。法。辦。的。

過。一。時。均。兒。的。老。子。和。均。兒。的。兄。弟。見。飯。已。好。了。都。起。了。床。取。出。瓦。罐。子。的
水。一。家。人。合。攏。洗。洗。臉。便。接。着。吃。早。飯。

(五)

早。飯。吃。罷。均。兒。要。去。上。學。一。出。了。門。身。上。怪。覺。着。冷。又。不。想。穿。那。件。又。短。又

破的襖子。只好忍着凍。到書室裏去。

中飯時。均兒來家。看他那件破襖子。穿在他兄弟身上。家中有了一大塊新藍布。心裏忒是歡喜。覺得這件破襖子。定於是給他兄弟穿。這買來的布。定於是給他做新棉襖子的。——因為他正在念書。

到晚飯時。放學來家。見他新娘已把那塊新布裁下。動針去做。

第二天。看襖裏襖面。都已做好。

第三天。看又裝了不少的破棉花。

第四天早晨。已經完全做成。

均兒兩眼。看得熱滔滔的。實指望一下子穿上身。去到小朋友面前誇誇口。那曉得做好之後。看他新娘把富兒的破棉襖脫下。把新棉襖穿上。不長不短。將可合身。遂又聽他新娘道。『均兒。你冷罷。快些把襖子穿起來。』

均兒看不是風頭。大失所望。牽哪一聲就哭。

忽的聽他老子道：『這孩子好沒出息。動不動就會哭。』

他那新娘笑着道：『他哭他的死娘。你還能不容嗎？』

均兒以爲他那新娘不懂他的用意。便哭着說道：『我要穿新襖子。』

他新娘笑道：『新襖子哪：多着哩。』

他老子也不耐煩道：『你念書了。還要穿新襖子呢。』——轉口又道：『不用鬧。你真是穿等兩天。我再給你做。』

均兒知他老子不會扯謊。也只好相信。擦擦眼淚。穿上破襖。懶懶的出門。猛遇見他姐姐來家。也沒敢多說話。只一逕向前走。

來到書屋裏。看他一羣小朋友中。就他獨一個穿着破襖。兀的再難看沒有。無精打彩的念過了書。自己想我這番去家。且找我姐姐說個情。看能不能得新襖子穿。又想我只以爲念書要穿新襖子。那知我爸爸說我念書。便不肯做新襖子給我穿。由此看來。我倒不如蹬在家裏。像我那個兄弟。還能不慌不忙。

弄一件新棉襖上身呢。

因這一想。均兒念書的興頭。便一降降下來。

後來又想。我還是要我姐姐說情爲好。

等到晚間回家。四處看他姐姐。已經不在他家裏。知道她已走了。老大的不開味。心思一變。絕對不想念書。只等着他那新媽。在他老子面前主張。叫他早日下學。

自後均兒又去念書。連一點精神也沒有。兩隻眼只釘住向破襖子上看。對於應念的書。倒顛錯亂。弄得一團糟。把那位價值十元的先生。驚訝的不得了。時時探問均兒。因爲何故這樣的無趣。均兒不敢說爲要襖子。又想不出旁的話。只老實的給個不回答。

(六)

一連十九天。天氣真個冷起來。均兒左望右望。也望不着他老子替他做棉

襖的消息。怕他老子忘記了。一天放開膽子問道：「爸爸。我的襖子。怎麼到今天還沒做。」

他老子尚沒開口。只聽他那新娘從旁冷冷的說道：「襖子哩。我不得閒給你做。你找你死娘做去。」

由這一說。他老子登時插嘴道：「一個小孩子。總是不知好歹。有件襖子穿了。還要再去做。——你看西邊成兒。到今天還要着單哩。從來也沒聽他要做個什麼新襖子舊襖子。你呢。有過一件。還要一件。不知要穿幾件才稱心。」

他老子話音才住。他新娘冷笑道：「念書的孩子。至少要有棉襖三五件。你窮得要死。不能替均兒做。反有臉說均兒鬧穿哩。」

他老子這幾天來。最怕新夫人說他窮。此時一聽窮字。無明火向上直冒。指着均兒的臉罵道：「你要新襖子。去找你死娘要。老實講。我沒有新襖子給你穿。」

均兒看棉襖沒混到手。反招一場沒趣。又生氣。又難過。腦子一渾。便哭着說道：『你不給我穿。怎給富兒穿的？』

這句話說出來。還沒惱動他老子。倒把他新娘惱個要死。一起初均兒的新娘。看見均兒開襖子。早有點不自在。及聽他提起『富兒』二字。不異火上加油。立刻把兩道凶惡可怕的眼光。閃閃的向均兒身上射幾射。掉轉臉向富兒發話道：『富兒：死鬼：來把襖子脫掉。給你哥哥穿。你這個賤皮賤骨頭。又沒去念書。不配穿襖子的：脫：脫：……』

均兒聽他新娘話音不對。抬頭看他老子時。臉上已含着七八分氣。再看他新娘時。正生拖活曳。把富兒拖到面前。將新棉襖硬硬扯下。猛味向他老子面前一摔。氣憤憤地道：『那是你親生的兒子。應該鬧着穿的。富兒是賤種。是野種。不應該穿的。』

接着又道：『富兒：死鬼：我兩個走。省得在這裏穿一件襖子。惹人眼

裏起火。』

均兒的新娘。因爲初到這裏。還不好意思去怎樣。均兒所以只拿着富兒煞氣。富兒被她神一陣。鬼一陣。弄得哭不敢哭。鬧不敢鬧。站在一邊。獸頭獸腦的。直同木偶。

均兒當他新娘發話時。見她越說越氣。越氣越狠。把一張雞皮皺的臉。直氣得通紅。一烏紫。心裏很害怕。想幾想抽身便走。那知他新媽的話音才停。他老子的耳光子。已飛在小臉上。打得拍：拍的怪響。

均兒遇見這個頑意。要算這幾年來的頭一回。連嚇帶怕。一歪睡到地上。放聲大哭起來。

哭着想道。『我爸爸怎麼打起我來了。：怎麼打起我來了。』
哭了一會。哭得有氣無力。忽的像有件小襖子。出現在他眼前。忙睜開眼一看。那裏有襖子。只見他新娘站在旁邊。翻着白眼向他老子望。他老子正在拿

着襖子向富兒身上穿。臉上已沒有多少氣。

猛然間聽他老子說道：『滾起來上學去……念到年底再也不作孽了。免得襖子襖子的吵得人發昏。』

均兒正在無可奈何。得他老子的話也就停住哭。擦擦淚。站起身。看看破襖子。舉步向書屋裏去。

(七)

從此以後。均兒每趕到放學歸家。便見他新娘彎着眼睛向他看。說不出可怕。因是腦中便有個恐怖的印象。不敢大見他新娘的面。他新娘遇事生風。一時罵富兒一遍。什麼要死呀。發昏呀。討厭呀……說得不斷聲。每到他新娘罵富兒時。他老子便翻眼向他看。好像怪惱恨他。有時還說幾句不三不四的話。令人聽不入耳。也不知他爲的什麼。

均兒心想。我老子曾說過。新娘好得很。比那個娘還疼我。大約這是新娘如

此。若在那親生的娘。還不知道怎樣兇哩。照此看來。人倒何必要個娘。

又想不對。我那些小朋友的娘。從沒見打過我的小朋友。或者我這個娘是個特別的……

左想右想。橫豎想不出個道理。害得心中委實不下。

一天晚間。均兒和富兒在一起頑耍。富兒被門限一絆。一交跌在門外。哇喇一聲就哭。均兒的新娘。疑着是均兒推的。無明火直冒八丈高。一面慌着拉起富兒。一面不問皂白。劈頭劈臉。將均兒打幾下。接着罵道：『你的心的就這樣壞。』把他推跌死了。就留裏一個。再沒人和你爭穿爭吃了。我曉得。你看富兒穿一件新襖子。不服氣』……

說起均兒被他新娘罵。已經有好多次。但是被他新娘打。也要算頭一回。均兒因這一向。怕他新娘慣了。今雖遭這不白之冤。嘴裏也不敢講。只含着眼淚。站在門旁發歎。

其時均兒的老子。正從外邊回來。問問情由。均兒的新娘。便添油添鹽的說出一大堆不相干的話。均兒的老子聽罷。搖搖頭道：『這小孩子真正討厭。』

……

又道：『打呀……你儘管的打……不打時。還要鬧翻天哩。』

均兒的新娘道：『我爲什麼不打他。想制死我的孩子。我總是不叫他安生。』均兒的老子聽過這話。看看均兒的臉。紅一道。白一道。猛想起他亡妻臨死的囑咐。很有點不過意。但在他新妻面前。也不好說什麼。只得忍忍。心夾三夾。四的責備均兒。

從這時起。均兒的苦楚。遂一天一天增加。有一次午飯時候。均兒與富兒在一起吃飯。均兒無意中多吃一箸菜。惹得富兒把筷子一擡。連哭帶罵。均兒正在恐慌。那挺硬的耳光子。已如雨點一般。落在頭上。均兒心裏覺得真冤枉。又見他新娘來勢凶猛。急的連趕說道：『怪我嗎。怪我嗎。』……

他新娘見均兒回口。更是生氣。很很的打着罵道。『好大胆的畜牲……不怪你。怪死鬼。不怪你。怪死鬼。』……

均兒被打痛了。免不得放聲哭起。他新娘很很的又打一下。叫道。『不許哭。』均兒再忍不住。哭聲竟更外加大。他新娘一面打。一面連聲道。『不許哭。不許哭。再哭時。打你個半死。』

均兒此時。又冤枉。又疼痛。本待要大哭特哭。無奈爲他新娘聲威所壓。不敢再哭出聲。聽他老子。又滿口說他淘氣。沒有方法。只喊哼喊哼的不住發洩。他胸中無限的苦悶。

喊哼了好一時。抬頭看他老子。正和他新娘笑着說話。看富兒時。已經端着飯。在那裏大一口。小一口的吃。一陣傷心。差一些又哭出來。幸虧自己留神。用力忍住。才得沒事。

聽他老子說。『淘氣……快些吃飯……吃罷飯還要上學哩……儘管喊哼喊哼

的可能算事……』

均兒無奈。擦擦淚。重端起碗。勉強嚥了幾口。放下碗。又擦擦淚。看看破襖子。一逕的上學去。

(八)

是晚。均兒來家。他新娘正在煮飯。叫他帶富兒去頑耍。均兒心中。本不敢再和富兒在一起。但實不敢不去。於是。小心翼翼的。拉着富兒。同到室外。

才走幾步。天空烏銜的果子。突地落下。剛巧打到富兒頭上。富兒猛受一驚。蹬在地上就哭。均兒忙問情由時。已見他那新娘。甩開兩條毛腿。連衝帶跌的。到跟前。問道。『怎的。怎的。』

富兒哭着道。『石頭打的。』……

均兒的新娘道。『打那裏了。』

富兒道。『打頭了。』

均兒的新娘。一聽這話。忙彎下腰。看看富兒的頭。雖並沒有疙瘩。但是想起「石頭打的」四字。直氣得暴跳如雷。好在耳光子來得便當。已不知不覺的送在均兒頭上。嘴裏發作道：「黑壞心。你想打死富兒。不如我先把你打死。看你死娘能奈何我。」

這時富兒看他新娘。那麼打均兒。也有一點害怕。早已止住哭聲。站起身。獸的望。均兒心上。本不知富兒受的什麼委屈。不能分辯。也不敢分辯。記得上午被打。是不許哭的。因此就如同一塊木頭。任他新娘怎麼打。一聲也沒有。那知他新娘打了一時。覺得沒趣味。突地罵道：「哭……給我哭……」……

均兒已嚇獸了。一時沒哭出來。

他新娘打着說道：「多管是不疼」……

一句才完。接着又很打一下道：「多管是不疼」……

均兒被這一打。哇的一聲哭了。

忽聽他新娘打着道：「不許哭。」

均兒一嚇。哭聲頓然止住。

只聽他新娘又打着道：「哭。」

均兒一嚇。又哇的一聲哭起。

他新娘又打了一下道：「還是不許哭。」

均兒又頓然不哭。

翻翻覆覆。如同玩把戲似的。均兒的新娘。打得怪開味。抿嘴一笑。拉起富兒。同到室內去。

均兒看他新娘去遠。眼兒裏噙着淚珠。躲在牆角邊。噉噉噉的噉。噉半晌。也沒人過問。還虧他老子仁慈。才混上一頓晚飯。

其時左隣右舍。都知道均兒的新娘。過於虐待均兒。不免嘖有煩言。捱不幾時。話傳出來。均兒的新娘。不講並不顧忌。而且怪旁人多事。越發的來得凶。那

打均兒的次數亦日見增加。倒也可笑。每聽人說她一次。她便加勁打均兒一次。並且在打的時候。咬牙切齒的罵道：「你的老子多。你的娘多。看他能怎麼樣。」

後來鄰家知道這番情形。誰也不敢開口。對於均兒。一齊都拿「苦兒」喊他。——這就是本書苦兒二字的來歷。

均兒的老子。初時見均兒被打。尚有一點憐惜。以後「司室見慣」。又想討他新妻的好。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順水推舟的去了。

從此以後。均兒的日子。一天就比一天難過。每日挨打的遍數。多者七八起。少者亦三五起。初時他新娘還是用手打。後來打得不耐煩。就隨使用棍子鞋底：等類的東西。以後方法一變。只要摸着什麼東西。就順便做她的刑具。初時他新娘還是打他身上頭上。後來覺得不滿意。就劈腿的打在她的心理。原是想把均兒的兩腿打斷。出她一股毒氣。以後方法一變。不論什麼部分。隨便

亂打。簡直要結果均兒的性命。

唉。均兒。均兒。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好不可憐人也。

平心論之。均兒的老子。待均兒雖然不好。但還少有憐憫之意。所以每到均兒挨打。他老子總叫他吃飯上學。不過要周旋新妻。不好表示袒護罷了。

均兒度這可憐的光陰。待到年底。湊巧方履生死了。方家已請不起先生。他老子便放心大胆。和他新娘商議。明年叫均兒廢學。帮在王家放牛。均兒聽見。很是歡喜。恨不得一下子過了年。以便脫離家庭關係。那知均兒的厄運。又突然而至。

(九)

均兒的老子。當去年冬天。得個喘病。異常利害。虧得身體強健。所以沒致送命。到這年十一月初。他的喘病。就漸漸想犯。到十一月底。天氣寒冷。那病就犯起來。開首兩天。還能支持得住。又過幾天。簡直十分沈重。喘起來時。上氣不接。

下氣眼見得就能送命。很想請個醫生瞧瞧。一來是沒有錢。二來是捨不得錢。只掙命的熬着。

均兒的新娘。看見丈夫有病。怪覺着慌。鎮天愁眉不展的打富兒。說富兒命苦。究竟她是什麼心。也無由而知。可喜均兒在這兩天。倒落個自由自在。

又過幾天。已是十二月初十時候。均兒的老子。臥床不起。那病已危險萬狀。但在他的意思。還不肯請醫生。一般鄰家看不過。硬把他請個醫生來。一鄉間的醫生。多半是不高明。這次請來的這位。因為價值便宜。更是不高明中底不高的。到來以後。也不曉得病輕病重。胡亂開個藥方。說幾句鬼話。抽腿便走。均兒的老子。一定不要吃藥。當不住他的鄰人。硬硬的把藥買來。

均兒的老子。聽得藥價太貴。咬住牙關不吃。經鄰人多方勸解。才把藥吃下。肚也不知是病已不治。也不知是藥不對症。竟沒見一點效。他遂賭神發咒。不再吃藥。拚着他的命向前闖。鄰人也不好再勸他。

均兒的新娘。到了這時。知道丈夫的病。已經難好。表面上還露着恐慌。但她的心裏。已似另有打算。因她在恐慌的顏色中。却露有滿意的顏色。並且每當無人。她便細細查問她丈夫的家私。把半年來從沒想起的話。都一條一條的想出來問。均兒的老子。喘咻咻的。本是不能答話。只爲不願失新妻的歡。也就打起精神。勉勉強強的回覆。

到這幾天。均兒已放年學回家。他老子自知死期不遠。便叫他去接他姐姐。他新娘聽見。竭力阻止。說人家正忙年事。那裏得閒來。均兒看新娘不願意。再也不敢動步。遂把接他姐姐的事。無形打消。

又過幾天。均兒的老子。竟一命嗚呼。長辭塵世。臨死的前一刻。還十分想念他女兒。可憐。竟沒得會面。均兒的新娘。帶着兩個孩子。乾號一場。便一面把均兒的姐姐接回。一面又把左右鄰人請到。商議殯葬的事。鄰人異口同聲。主張她賣田。均兒的姐姐。自然沒有話說。

在理。均兒家裏的田。每畝要值三元之譜。若是急賣。每畝也值二元五角。但均兒的新娘。出於一時情急。也不管貴賤。便二元一畝的賣去十畝。共賣了二十整元。如外又把那合夥喂的牛賣去。得洋十元。合共三十元。作爲殯葬費用。下除的五畝地。她本還想賣。經鄰人阻攔住。說留給均兒生活。才沒賣個乾淨。均兒的新娘。有三十元到手。買了些許衣裳棺木。便草草的僱幾個人。把她丈夫送下地。

均兒的姐姐。家中有事。就忙着回家。

沒要七天呀。均兒的新娘。早帶起她那富兒。溜之大吉。撇下了一個孤苦零丁的均兒。在淒涼寂寞的境遇裏過生活。

此處有一疑問。均兒的新娘。是空着手走的呢。還是有所得而走的呢。要知她不但有所得。並且還得的很多。

原來均兒的老子。雖是窮得要死。捨不得穿。捨不得吃。捨不得請醫生。捨不

得服藥。但在一個老鼠窟裏。却藏有白花花的大洋三十多元。因爲他女兒沒來家。均兒年記太小。不得已就告訴他那新妻。他那新妻等他死過。便神不知鬼不覺的找出。搽在腰包裏。却對着人家說一錢無有。所以賣地送殯之後。她便趁着十二月三十那天。人家不大留意。暗暗的帶着大洋轉回家去。

(十)

十二月三十早晨。均兒從草窩裏爬起身。看不見了他新娘和富兒。初還沒很介意。後來四處儘量一張。只是張不出。心裏轉有點想她。說也希奇。竟然的哭起來。一般鄰人。什麼張大娘。王大娘。王家媽媽。等等。聽見他哭。疑着又是被打。也沒敢出頭過問。嗣後聽他哭的蹊蹺。跑出來一看。才知他那新娘。已不知去向。大家發一會歎。又估量一回。覺得那老婦人走了很好。也不再找她。至於均兒。由王大娘帶領去家。暫時存養。然後送信給他姐姐。再作道理。均兒到王大娘家裏。看人家忙着過年。自己無精打彩的。勉強吃一點飯。眼

淚直是落個不住。幸而王大娘慈善。多方的安慰他。他才把個新年混過。

次年正月初六日。均兒的姐姐。得着王大娘的信。飛也似的到來。均兒一見他姐姐。忍不住的就哭。他姐姐也哭了一回。便把均兒料理家務。所有那五畝地。全行租給馮家耕種。每年得租二斗。鄉間的房子。租既租不掉。賣又賣不掉。只好把他封閉。至於家中物件。本極簡單。一齊都封在房子裏。完事。料理清楚。又重重的託付王大娘。叫她收均兒在家放牛。得王大娘充許了。這才灑淚回去。

均兒是年。已經十歲。放一條兩條牛。尚不吃力。從此便由個學生。一變而爲放牛郎了。唉。可嘆。

在王大娘家過了三年。相處的很好。王大娘也很歡喜他。他這三年的生活。原說不得好。但比較在他新娘手下。罵過來打過去的。要算好得多。那知王大娘家裏。因爲連年五穀減收。生活維持不易。實在僱不起人。便想叫均兒下工。

其時均兒已十三歲。心裏很有點竅眼。便跑去同他姐姐商議。他姐姐的家道。本不甚好。因爲姊弟情重。家中又沒有公婆。在丈夫面前。能當得五成家。竟硬着頭皮叫均兒下工。到她家去幫忙。均兒接了這話。跑回王大娘處。一五一十的說出。王大娘見他已有下落。便安心辭了他。從此均兒又由王大娘處。轉到他姐姐家裏。

均兒姐姐的家。離均兒的家。不過八里路。均兒到她家裏過後。仍是替她放牛。他姐姐告他道：『你的姐夫。性情不好。你總要小心些。免得招他的嫌。』

均兒年記雖輕。却很曉得好歹。聽過他姐姐的話。更加勤苦。無早無晚。總是小心謹慎。把他所放的牛放飽。而且不多言不多語的。如了頭女孩一般。因此就很討他姐夫歡喜。他的姐姐。自然也十分如意。

過有半年。均兒的姐夫。對於均兒。非常優待。無論家中吃什麼東西。總都想到均兒身上。這還不講。天熱了。便想着方法。替均兒做單衣。天冷了。便想着

方法。替均兒做棉衣。彼此相處。真個再好沒有。——這在均兒。要算快樂的光陰了。

到這年秋天。有一次才下過雨。均兒拿起放牛棍。騎在牛身上。用棍趕着。到村北去放。那牛順着田埂吃草。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均兒坐在牛背上。望着行雲。唱着山歌。儼然是絕妙的一幅圖畫。

正開味哩。忽的那牛猛嘍一跳。如飛的向左奔去。均兒猛不及防。被牛掀倒地上。——均兒年紀小。又是摔跌慣的。並沒覺着痛苦。跳起身看時。那牛已在百步之外。和別一個牛角鬥。旁邊一個小牧童。一面哭着。一面抱着棍亂打。均兒看見情形。飛步趕去。

原來均兒所放的這牛。最好與別的牛相鬥。只是遇不着勁敵。所以歷來並沒鬧過危險。這次他所鬥的牛。乃是一新家買來的。也是個角鬥大王。棋逢對手。死命相抵。均兒跑到跟前。不問怎樣。也舉起手中的棍。帮着那個牧童亂打。

那兩個牛鬥火性了。那裏打得開。

鬥好一氣。只聽格巴一聲。均兒牛的左角。已連根折去。鮮血淋漓。直滴地上。然仍不服輸。單用一隻角。和那個牛東衝西撞。爭最後的勝利。均兒一時慌了手脚。也不由的和那個牧童對哭起來。

(十一)

當二牛相鬥時。地中做莊稼的人。本很有幾個。但他們存個看熱鬧的心思。覺得怪有趣。所以任着兩個放牛郎怎樣發急。他們只遠遠地站着笑。間或有幾個好頑的。嘴裡還發出一種『呵』聲。助那兩牛的鬥興。這時看鬥出亂子。才慢慢地走近。將兩條牛分解開。均兒的牛。除却左角折去。頭部還受傷數處。均兒把牛拉在手裏。拾起那隻牛角。擦擦淚。正待向家轉。那牛把頭一硬。忽又掙脫。跑去重鬥起來。好容易又由農夫打開。幫均兒送回家。均兒的姐夫。這天到集上去還沒回家。均兒的姐姐。一見均兒出禍。嚇得魂飛天外。連忙東一

頭。西一頭。找點刀瘡藥。敷在傷處。又用一塊棉花。把折下的牛角。就勢加在那牛的肉角上。緊緊包住。拉到牛屋裡拴好。對着均兒。嘆了一口長氣。

均兒往常。腦子裡本有『姐夫性情不好』的觀念。驟遭這等事故。又看他姐姐懊喪的神情。正不知他姐夫要怎樣發作。嚇的掉魂落魄。一句話也不能說。晌午時候。均兒的姐夫。慌慌張張的來家。劈頭問均兒道。『牛呢？』

均兒將看見他姐夫。心上早已亂顫。又聽見『牛呢』二字。心上更是顫得凶。掙幾掙才答道。『在：在：在牛屋哩。』

均兒的姐夫。更不打話。一頭鑽進牛屋。留神細看一看。見牛角已經紮好。受傷處已經敷藥。牛仍吃乾草不止。沒有什麼要緊。這才倒抽一口氣。搖搖頭。走到堂屋來。說道。『均兒往時怪有用。今天怎麼無用了呢。』

均兒的姐姐。聽過她夫的話。急切摸不着頭腦。沒敢作聲。

均兒的姐夫又道。『我走到半路上。聽說我的牛受傷。魂都嚇掉一半。沒想

來家看看。倒沒有什麼事。」

均兒的姐姐。看她丈夫沒怎樣生氣。這才趁勢答幾句話。

很過了幾天。牛頭上的傷。漸次痊好。牛角上的傷。還沒能好全功。均兒的姐夫。等着用牛犁田。心裏怪不高興。嘴中便時常七搭八搭的。說什麼「窮相啦。窮命啦。真冤枉啦。那想起來的啦。」一聯串兒不休。均兒的姐姐。明知他意有所指。但只裝作沒聽見。眼巴巴的望着牛好。免得多生閒氣。不料那牛因受傷過重。好的十分難。

又過好幾天。那牛仍是沒好。均兒的姐夫。心急如火。又不敢拿病牛去用。蹩着一肚皮火。無處發洩。因更窮相窮命的說不絕口。並且對於均兒。也不似往時親熱。常常疾言厲色的去對待他。均兒的姐姐。左右爲難。只落得暗中流淚。有一回。均兒出去挑水。回家稍嫌遲些。他的姐夫。便一口說他躲懶。抽起扁擔就打。他的姐姐。愛弟情切。一把將扁擔奪過。夫婦兩鬧起來。她丈夫罵道：「

「都是你作的孽：你要養活你兄弟，你就掙飯去養活，不要把他向我家裏帶。」

均兒的姐姐氣急了，也就還口道：「我的兄弟怎樣：有什麼對不起你：你的牛好鬥頭，那一個不曉得與我兄弟有何相干？」

她丈夫道：「你還說哩：不是你兄弟，我的牛怎會到今天不能犁地：我的牛喂二年了，你兄弟沒到這裏，我的牛角再也沒斷，你看他那般窮相，不拘摸個什麼，都是要死的，依我看，趁早叫他滾。」

均兒的姐姐道：「你想叫他滾，我偏不叫他滾，看你能怎麼樣。」

她的丈夫道：「怎麼樣：我打爛你的狗頭。」

均兒的姐姐大聲道：「我看你打！」

一句沒完，她丈夫的鞋底已飛落到她頭上。

均兒的姐姐不服氣，舉起手中扁担，兩個對打，均兒在旁邊站着，氣悶悶的。

戰兢兢的也不敢上前拉。

(十二)

打了好一會。到底均兒姐姐的力量不足。吃老大一個虧。她遂大哭大鬧。要和她丈夫拚命。驚動左右鄰人。跑來好生解說。才「言歸於好」。但因此一鬧。均兒的姐夫。更是不喜歡均兒。而均兒的心魂。遂日在恐怖之中。

均兒這大半年。因在他姐夫家裏。本已把從前的苦惱忘去。到了這時。竟又一條一條的回印到心上。想起四年以前。他新娘怎樣罵他。怎樣打他。怎樣搗嘴一笑。他老子是怎樣說他壞。想到怕處。渾身一齊發抖。簡直疑她姐夫。是他新娘的化身。

約有半月。牛角養好。均兒的姐夫。嘴裏雖不說什麼。但不快之色。却時時現於面上。均兒每見了他。比從前見他那位新娘。還要多幾分畏懼。暗地裏叫他姐姐。另替他設法到別人家去放牛。他姐姐也氣夠了。東西南北。儘性替均兒

一問。無奈秋天時候。夥紀正在下工。絕沒有一家雇人。後來又覺得一個親戚在家裏。半途而廢。於面上也不好看。只好慰留均兒。納着鼻子生悶氣。

又一回。均兒牽着牛。到村外去放。打一座石橋上經過。橋上石版。原用碾盤代做。正當心有個圓洞。那牛走到上邊。不明其妙。前面右蹄。忽的插入洞內。一動也不能動。均兒回頭看時。大吃一嚇。猛力向前牽扯。那牛乘勢掙扎。拍的一聲。便伏在石版上。全身亂顫。動彈不得。均兒知道又不好。連忙將牛繩一丟。邁開步跑回家。告訴他姐姐。他姐姐又氣又怕。忙告訴了她丈夫。她丈夫怒道：『我就知道。窮神在家。一定要家敗的。』

均兒的姐夫。嘴裏說着。腿已慌着向外走。一溜烟跑到橋邊。費盡勢力。才把牛蹄掙出。那牛站在橋頭上。將右蹄高懸着。哈刺刺的儘抖。他知道是牛腿斷了。鄉下人愛牛如命。氣得差一點就要哭。口中接二連三的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有個窮神。一定要家敗。』……

這時均兒和他姐姐已由後邊跟到均兒的姐夫。一見他二人來，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帶着氣罵道：「都是你作的孽……我曉得你是掃帚星，不把我掃光淨，你總不如意。」

均兒的姐姐知道均兒無理，那還敢作聲。只由着她丈夫發脾氣。她丈夫一面罵着，一面把牛向家裏牽。那牛鐵拐李似的一步一跛，跛到家來。均兒的姐夫忙去請個獸醫，把牛腿骨接好，也不講親戚情誼。找着均兒，立時逼迫他走。均兒不言不語，只眼淚汪汪的哭。

均兒的姐姐忍無可忍，便挿嘴說道：「拿你一個人，難道就這般待親戚，也不怕人家笑。」

均兒的姐夫道：「什麼……他是我的親戚麼……我有他這個窮親戚麼……他直是我的仇人……我怕誰個笑。」

均兒的姐姐道：「呵呀……你真這樣怪他……他也不是好意的。」

均兒的姐夫道：「呸！你還有臉說哩！——從前他新娘說他黑壞心。我本不信。現在看看。心真黑壞極了：滾：滾：滾：趕快的滾：我沒有這個親戚。」

均兒年紀。雖說還輕。却是很有志氣。看他姐夫那般情勢。一心的不贊成。舉起腿便向外走。

他姐姐一看。如箭攢心。眼淚撲簌簌向下落。叫道：「站住：那個要叫你滾。我的命就送給那個。」

均兒聽他姐姐一說。方想停住步。只聽他姐夫又道：「滾：我偏叫他滾。」

……

均兒的姐姐道：「滾哪：說不到那天我死了。才能由着他滾哩。」

均兒的姐夫道：「你死你死。你早些死。死掉一個你。我看沒甚要緊。比我那條牛輕得多哩。」

均兒的姐姐聽她丈夫說她比不上一條牛。直是氣得要死。罵道：「我死嗎。」

你死過才攤到我哩。」

均兒的姐夫越說越氣。拿起鞋底。就向均兒姐姐身上送。均兒的姐姐也不相讓。拚死命和他對打。嚇得均兒走不敢走。站不敢站。只忍不住的灑淚。

他兩人打了半天。均兒的姐姐又吃一場大虧。身上打得青一塊。紫一塊。頭上打出十幾個汽瘡。但她仍不退却。披頭散髮的。還同她丈夫兩個鬧。正在不下台。碰巧家中來個親戚。把均兒留住。她兩人才恨恨的住手。

(十二)

由此過去。均兒知道親戚家裏實在不好久住。便時時想着走。只爲年關不遠。無處可去。他姐姐罷。因他年小。又不放心叫他走開。因此仍住在他姐夫家裏。吃一碗彎眼食。

到第二年三月初。陰雨連綿不止。均兒姐夫住家的地方。甚是窪下。大小二麥。全然被水淹壞。一年歲壞了。莊稼人大起恐慌。均兒的姐夫遂藉此爲由。對

於均兒。堂堂正正的下逐客令。均兒的姐姐也實在照顧不住。只好託親覓鄰替他再想方法。

想來想去。一般莊稼人都因年歲不好。不願僱人。後來虧得有位周木匠。往日同均兒的父親要好。這時聽均兒無路可歸。因叫他到家裏去學木匠的活。均兒無奈。也只得依允。從此均兒由一個牧童。就變成一個小木匠。

在周木匠家裏。學了半年徒。周木匠待他還好。周木匠的老婆也很親愛他。均兒學木匠。心裏也還出巧。兼之平常苦吃多了。就很知討周木匠夫婦的好。所以兩下裏便都如心如意。

又過半年。均兒的手藝學得很好。普通用的傢具。差不多他都能做。沒料在這年冬天。周木匠患病死去。均兒的飯碗。又根本打翻。其時糧價異常昂貴。均兒離了周木匠家裏。又不願到他姐姐家去。自己的房子罷。幾年沒住。已是倒塌不堪。而且一個小孩子。也沒有單獨生活的能力。正在進退兩難。被他姐姐

曉得。又跑去同王大娘商議。暫叫均兒住在她家裏。將均兒三年來存的地租。拿作伙食費用。王大娘本甚慈愛。也就依從。均兒遂由木匠轉到王大娘家裏混閒。

均兒到王大娘家去。本來沒有事做。但均兒是勤勞慣的。每見王大娘家裏有他能做的事。他總搶前搶後的去做。王大娘家裏的人。從前本歡喜他。現在遂更加歡喜。

到第二年春天。青黃不按。年歲更外飢荒。每斗麥子。要賣一塊五六角錢。這時王大娘家裏。已吃一頓沒一頓。眼見不能生活。講起均兒的存糧。已早經吃完。王大娘一家數口。終天的要逃荒。均兒萬不得已。到他姐姐家裏去一過。他姐姐和他姐夫二人。也正在談論逃荒的事。均兒和他姐姐哭了一場。又回到王大娘家裏。

過不幾天。王大娘全家。再也沒飯吃。逃荒的問題。便行決定。和王大娘家裏

同陣的。尙有好幾家。均兒也就雜在一起。做難民的一份子。

嬌陽天氣。正是二月初頭。那一羣難民。老少三十多口。背鍋帶碗。扶老携幼。同時一條聲的哭着就道。直向南方來。每經過一個莊村。便分頭大討飯一次。只緣人口太多。討的飯不夠分配。老年人慈愛些。情願自己枵腹。給些小孩子吃。

沒要五天。老年人死在路上的。就有好幾個。那王大娘不幸。也就在半路之上。跨鶴到西王母那裏去。

均兒見王大娘死。哭的了不得。比着前幾年哭他親生的娘。還要沉痛得多。這般難民。每逢一個人死。便草草的在路旁爬個坎。用土埋上。可憐連一條蘆蓆也沒有。

前後共八九天。已逃到湖北地界。年歲漸漸的好些。他們所討的飯也漸漸的多些。因此就可以保全性命。

均兒白天討飯。晚間和一羣人躲到破廟裏過夜。忍飢受凍。說不盡的『流離顛沛』——他的生性。最是怕狗不過。從前每到一個莊村。不論遇見大小狗。總是嚇的想躲。但那時他所到的莊村。都有人替他打狗。所以一次都沒吃過狗的虧。現在既討飯了。就說不得怕狗兩個字。只好硬着頭皮。仗恃一根木棍。去和狗兒激戰。

大凡狗的性情。不喜歡咬穿長衫的人。而最喜歡咬乞丐。有一般狗學大家。研究『狗的心理學』。他說狗子咬乞丐。有三種原因。(一)狗的責任。本爲主人防盜。乞丐舉止似盜。所以狗便咬他。(二)狗的眼光。和世上勢利小人相等。軟的欺。硬的怕。他見乞丐可欺。所以便咬他。(三)狗的性質。最怕別種東西侵佔他的權利。他見主人家的剩飯。被乞丐要去許多。不能爲己所獨享。所以便拿乞丐當仇讐。待猛力的去咬他。——這三種原因。說的都很有理。但不論如何。乞丐與狗。總是立於極端反對底地位的。

(十四)

有一次均兒單身一人。到一個富家去乞討。這富家姓封。他家裏的狗。共有七八條。是一隻母狗生的。俗名窩狗子。咬起人來。一齊上前。真是再凶沒有。有那經驗豐富的討飯家。每不敢向封家走。多半是越門而過。均兒初到這裏。如何會曉得。只見他是富家模樣。覺得討飯一定討得多。遂糊塗的走上去。

猛不隄防。從他身後上來一隻狗。哼哧向他腿上咬一下。均兒一痛。幾乎栽倒。舉起棍子打時。那狗汪汪一叫。忽地跑出來四五隻狗。四面把均兒圍住。氣勢兇兇的向均兒身上撲。那封家有幾個人。站在家裏。看着好笑。均兒魂不附體。連棍都落在地下。恰巧和他同逃荒的有三個婦人。也來到封家。才合力把狗打開。拖着均兒打着狗走出。到莊村外。看均兒時。腿上的血。已由大腿流至小腿。由小腿流至脚面。把一條破褲子。染得鮮紅。

均兒驚魂才定。覺得腿有點痛。不由的就想哭。那三個婦人。站在莊村前面。

竊竊私議。本想得封家一點憐恤費。那知等好一會。並沒等到半點消息。這才撕塊破布。把均兒的腿裏好。拉着向一座破廟裏去。

均兒此時。覺得腿上很痛。忍着半步半步的走。到了廟裏。腿痛極了。一暈睡倒地上。那三個婦人。爲餓所迫。又忙着去要飯。把均兒一人單單的丟在廟內。均兒左想右想。好生悽慘。眼淚直是亂滾。

晚間。一羣討飯的人回來。看見均兒那般情形。都很替他難受。所要的飯。爭着分給均兒吃。因此均兒腿上雖痛。肚子還能混得飽。

過得一夜。均兒的腿。想是受一點風。突地腫起來。一點也不能動。只娘呀媽呀的怪叫。那一羣和他同路的人。個個替他發急。想着請個醫生診治。可恨一個錢也拿不出。

隔一天。均兒的腿。腫得更利害。那一羣人雖是着急。都是無法可設。合該有救。來個賣藥的叫化子。也住在這個廟裏。一見均兒。馬上就拿出他的奇效神

藥給他敷治。慷慨的了不得。——這真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了。

不消半天。均兒的腿。腫就消得許多。又過兩天。就完全的痊愈。那一羣人看均兒已好。這才又向前走。

某日。到了一個大鎮市。名喚集閑鎮。是個南北通行的大道。鎮中約有二千家居。家家都很富饒。凡是外來的窮民。到此都可混一碗飯。那一羣人來到這裏。過了好幾天。知道一切情形。就分數開住下。四處找工去做。均兒依舊和王大娘家裏人在一起。住在鎮後一間破屋子裏。終天到外邊去討飯。因爲吃過前次的虧。再不敢到大財主家門前去。只在半窮不窮。半富不富的人家走。每天的小肚子。也不能吃得飽。

足足的過有一月。已是三月時候。那一羣難民。有力的出力。無力的討飯。便都混得住。

忽有一次。均兒到一個富家去討飯。遇見一位老頭兒。臉上瘦瘦的。留着滿嘴八字鬚。向均兒端相幾眼。便叫家裏人給他許多飯吃。均兒覺着討的便利。隔不一天。就要去一趟。每次遇見那老頭兒。他總叫家裏人給飯。一連有四五次。都是這樣。又一次。均兒到那老頭兒家裏去。那老頭兒笑着問道：「你是那裏人。」

均兒答道：「河南人。」

那老頭兒道：「你爲什麼到這地方來？」

均兒道：「來逃荒的。」

那老頭兒道：「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均兒道：「只我一個。」

那老頭兒聽了。似甚得意。詳細問他的來歷。均兒便老老實實的向他一說。那老頭兒道：「你在我家裏放牛好不好？」

均兒道：『怎麼不好？』

那老頭兒道：『你回去問問你同路的。他們如願意，你明天就來回我話。』

均兒應一聲，跑了回來，和他同路的一說，同路的自沒一個不說好。

次日，均兒果真前去回信。那老頭兒異常歡喜，當天便叫他上工。

均兒這年，已經十四歲，對於放牛，總算是拿手好戲。聽過那老頭兒的話，便蹬在他家裏不走。

(十五)

那老頭兒姓張，排行第二，因為有錢，人都喊他張二爺。張二爺是個精於治事的人。當他老子手裏，家中只有三頃地，五匹馬，四頭牛。到他承接過後，和他的妻子，從早做工，做到天晚，起身較別人早，睡覺又睡得很晏，所以沒要多時，漸漸的就變成鉅富。由三頃地增加到二十頃地，由五匹馬增加到二十四匹馬，由四頭牛增加到二十五頭牛。他的牛馬既多，遂僱了許多工人，替他喂養。因

此家中出出進進的人。就特別的多。

均兒初到他家裏。這裏瞧瞧。那裏看看。這樣也沒見過。那樣也不認識。直疑自家身子。到了天宮。也不知是歡喜。是驚訝。心想。他的家裏。怎麼有這許多奇怪的東西。大約老天只待他好。不然。我家裏從前。怎沒有呢……

均兒小同事。一共有幾十個。每到一起。說說笑笑。十分有味。不似從前在王大娘和他姐夫家裏。獨自一人。孤鬼似的拉着牛放。說一句笑話。從前只算小放牛。現在直要算大放牛了。

到四月初頭。那一羣難民。算算將到麥季。他們手裏。又各人餘幾個錢。便都想着回家。收割二麥。度他們家鄉的日子。

均兒在此。已是樂不思返。兼之自己家中。無可繫戀。那五畝地罷。每年二斗多。租算不得什麼。房子罷。更不消說了。那一羣難民。見均兒有安身之所。也不主張他回去。因此同來的人。個個都轉回家。惟落均兒一個在集閒鎮。

均兒在張二爺家裏做事十分用力。頗討張二爺歡喜。一般小同事也都很歡喜他。均兒這幾年來的日子。差不多要以此爲最快樂。

長夏天氣炎熱異常。每當午飯過後。均兒便和一般小同事。三三五五。同到鎮後溪澗裏。實行冷水浴。渾身脫得赤條條的。在水裏打着頑。一時我把你按在水裏。一時你把我按在水裏。將溪澗中水。弄得渾沌沌的好半天纔停止。轉回家中。拉着牛兒去放。

這在夏天。水不甚冷。放牛的孩子。身體又好。原沒什麼妨碍。後來到了初秋。天氣雖還覺熱。但水已漸漸寒冷。均兒不知自愛。仍和一般小同事。做他們的老頑意。索性趣味還濃厚些。每次洗過上來。便見全身發黃。臉上發白。嘴唇發烏。和受冷雨打擊相似。直到天氣冷了。水裏下不得人。方才罷休。那知可憐的均兒。因此就得了脾寒的病。起先兩日一發。尙不覺利害。恐怕受張二爺責備。因此瞞着他。後來竟一日一發。發時先怕一會冷。接着便大發一次熱。燒得胡

言亂語。坐臥不安。令人十分害怕。再瞞不住張二爺了。

張二爺的老脾氣。平時待夥紀最好。到夥紀有病。他便萬分的不愜意。嘴裏咕嚕咕嚕的說他害死人。——這次曉得均兒發了脾寒。頭天把還沒作聲。到第二天上便道：『只要能替我放牛。管他有病沒有病。』

原來均兒這兩天。脾寒雖發得兇。還能將就着放牛。不大耽誤事。所以張二爺有那兩句話。

又捱兩天。均兒的病體。漸漸支持不得。再不能盡他放牛的責任。張二爺唉聲嘆氣。說許多嘮叨話。也不請醫生替他診治。還虧得同事之中。有那年紀較大。心腸較好的。暗中把他帶到醫生家裏。診治兩次。吃了兩劑藥。才得痊愈。

均兒病好過後。忽地想起家鄉來。無早無晚。只想着回家走一趟。奈因年紀太小。不認識路。且沒到下工時節。張二爺不准下工。只好振作精神。勉力做事。誰知病沒斷根。飲食又不能揀選。致沒過一月。脾寒又重發起來。不過這次的

病不如前次之重。恐怕張二爺發話。也就勉強去放牛。

有的人說。脾寒復發。沒有什麼緊要。只消由着他。就自然可以無事。均兒相信這話。兼之又無錢吃藥。也只好由着他罷了。

接二連三的病了半年。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算全好。臉上瘦的。只落一層皮。簡直不成個人形。有些同事。和均兒好頑的。都喊均兒做「苦命人」。

(十六)

是年。均兒已十五歲。漸漸學着犁地和鋤地。每當放罷了工。便忙着去田內做生活。張二爺見了。又轉而歡喜他。常常誇贊他有用。但是張二爺的誇贊。純是口頭上的假人情。想他拿一文錢出來。作為犒賞費用。都不能行。所以一般夥紀。一齊偷喊他「甜嘴張二爺」。

又過三月。二麥將熟。正是農忙時候。凡是做莊稼的人。無男無女。都忙個不了。獨均兒合該消閒。又慢慢兒病起來。——這次的病。彷彿是一種時疫。頭暈目

眩。冷熱不定。因爲身體尙沒復原。所以才病三天。便臥床不起。張二爺看見。免不得又要嘮叨。就聽他嘴裏說。『均兒的病真多。均兒的病真多。』

如此沒三天。張二爺大不開味。罵道。『這般多病。也不能在人家幫工。爲什麼還要在我這裏呢。』——這句話意在言外。就好像是一種軟逐客令。

均兒的小同事。都歡喜均兒。想着替均兒辯護。只是在老板面前。不敢妄開口。又恐怕均兒的飯吃不成。一面輪流着替他放牛。一面大家夥湊錢。替均兒請醫生。連服六七劑藥。病才算好。可憐以一個久病的人。身體弱到極處。過半個月。才能起床。臉上的黃色。直和杏子無異。只爲聽不慣張二爺的閒話。拚着命又去做工。看起來。可憐已極。

一天。張二爺的場上。方在打麥。天空中忽起一片黑雲。雷聲轟轟然。就要落雨。張二爺愛麥心切。便一口氣跑到場上。左手指揮夥紀堆麥稿。右手指揮夥紀把打出的麥粒。向家裏搶。均兒的職事。是指定搶麥粒的。沒有方法。只得拿

個筲斗裝了半斗麥粒。緩步向家走。斯時雷聲大作。雨已點點滴滴的。下一場上人亂嚷嚷的。都忙個不了。張二爺見均兒那般文雅。和前清的老先生差不多。心裏又急又氣。便連聲喝道。『快些快些。』……

均兒聽見張二爺着惱。不敢不緊走幾步。以致麥子還沒送回家。連連吐兩口鮮血。接着就覺頭兒一暈。眼睛一黑。一交跌在地上。把一筲斗麥粒。嘩喇潑散開。弄得遍地都是。掙幾掙爬起身。先用腳踏去了血。然後一點一點的。把麥粒向筲斗裏掠。見人家生龍活虎。手快脚快的好生慚愧。

張二爺看均兒送一趟麥。好半天沒回頭。煞是納罕。問問別的夥計。有那些有心竅的。回一聲。『沒看見。』有些沒心竅的。便把均兒吐血及潑麥的事。簡單說一遍。張二爺的耳鼓。有點特別作用。只聽清下半截均兒潑麥。並沒聽見上半截均兒吐血。登時發火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旦。像這般無用的東西。連一斗麥子都送不動。試問還要他幹什麼。』

接着又道：『你們快些弄。』叫他滾。叫他滾。准於叫他滾。我家裏也不是養病院哩。』

有那替均兒耽心的。聽過張二爺的話。知道又沒有好結果。便走着說道：『唉。他也不是好意的。』他吐血了。』

這句話說出來。明明是替均兒講情。沒料張二爺的耳朵。特別奇怪。只聽見上半截。沒聽見下半截。便道：『雨大了。你們快些弄。』他一定是有意。我看他這兩個月來。一點都不肯替我做事。：唉。好人做不得。從前我看他討飯。十分可憐。才叫他到我家來。那知他竟這般害人。：滾。：滾。：准於滾。：：：』

張二爺說時。雨已特別的大。雷聲隆隆。電光閃閃。十分可怕。他仍氣呼呼的。光着頭兒。站在場上。指揮一般夥計。精神一點都不懈怠。

(十七)

均兒斯時。已將麥粒掠起。送到家裏。慚容滿面。冒着雨回場上來。張二爺一

見頓足罵道：「滾……滾……不要你再作孽了……滾……滾……」

均兒知道張二爺這股氣是爲潑麥而發。心頭亂跳。一聲也沒響。將笆斗送去家。跑進牛屋裏睡倒。

斯時雨更是大。張二爺和一般夥紀。身上的水。淋得都向下流。才把場中麥粒弄清。

一般夥紀。回到牛屋裏。渾身都凍得發僵。連忙生一把火烤衣服。

均兒在床上翻過臉。坐起來。問道：「張二爺還講什麼？」

一個和均兒要好的道：「張二爺太刻薄。一定要叫你走。」

又一個道：「張二爺待夥紀。嘴甜心辣。還是一天的嗎？」

均兒嘆口氣道：「走便走。又該怎麼樣？」

那和均兒要好的道：「依我看。你只管沒走。看他如何。要鬧時。我們一齊和他鬧。要不幹時。我們一齊不幹。」

均兒沒作聲。

有那年紀大些的說：『不好不好。你一齊和他鬧。他一齊叫你走。拿他這般大財主。還怕僱不着人麼。這倒……』

話還沒完。只見張二爺已換了一身乾衣服。左手拿着雨傘。右手捧着六七枚銅元走來。衆人心中已明白是爲均兒來的。面面相覷。一個不作聲。靜看張二爺怎樣發落。

張二爺大刺刺的走進門。放下傘。開口向均兒道：『均兒。我非是不留你。我看你已不情願在我這裏了。你的工錢。去年是三元。你已用完。今年三元二角。半年攤一元六角。你已用去一元一角。下餘五角。該銅元六十六枚。零制錢五文。按我吃虧。給你銅元六十七枚。你要曉得。這原來是我。才能如此。如果換第二家。哼。一文錢都難得找你的。』

均兒見事已至此。心上轉而不怕。便發了一聲長嘆。

張二爺放出狠沉重的顏色道：『你收下罷：今天下雨。你晚上還在我家吃。』一碗飯我倒沒看在眼上。明天早晨便須走路。』說罷將錢丟在均兒面前。拿起傘。轉身出門。揚長而去。

均兒見張二爺走了。懶懶的把錢收下。仍是一聲沒有。看他臉上。極顯出無可奈何的神情。其時外邊雨聲雷聲。依舊繼續着不止。室中靜悄悄的。都很像有些不自在。

忽的有一個姓李的說道：『我想起來了。前天聽我二舅說。他老板家裏。還想僱一個人。我去問問他。就託他說一說看。』

這一句話。正是一雪裏送炭。一室中人齊聲贊好。均兒自然也很情願。傍晚時候。雨收雲散。光耀的太陽。漸由西邊天空中露出。衆人都催着姓李的去問。那姓李的也就跑去找他二舅。可巧他二舅的老板。正在急着僱人。遂爾一道便妥。就叫均兒第二天去上工。姓李的回來。同均兒說。均兒自是歡喜。

第二天天色才亮。均兒由睡夢中醒回來。心頭撲撲的跳。只爲昨夜做了一夜的惡夢。此時還覺得心驚胆戰。爬起身看那姓李的時。那姓李的已經起床。便趕着和他同陣去上了工。

姓李的舅舅姓方。別人都喊他方大領。方大領的老板姓莊。因爲有錢行三人家就喊他莊三爺。又因他諸事裝猷。人家又喊他莊糊塗。他的家就在集閒鎮西頭。

莊三爺的家業。和張二爺不相上下。那待夥紀的方法。和待夥紀的手段。比着張二爺。直是「有過之。無不及。」

均兒和姓李的到了莊家。先找着方大領。方大領就帶着均兒去會莊三爺。莊三爺一見均兒。連連搖幾搖頭。似類很不滿意。只因方大領素日很能當家。今天碍於情面。勉強收下。那姓李的怕張二爺責備。趕忙轉回身。均兒自此。又由張二爺家裏。轉到莊三爺家裏討生活。

(十八)

均兒上工的第一天。廚房裏叫他去挑水。他本是挑不很動。却不好說出口。只得勉強着去挑。回到半途。脚下被石頭一絆。一交倒地。把兩個桶底。完全跌壞。桶中水潑在路上。四處亂流。惹得路上行人。一個個哈哈大笑。

均兒心上。連跳不住。爬起身把桶底安好。又用點泥把孔隙攪滿。重行挑到井邊。又打了兩桶水。那知那所攪的泥。被水一浸。漸漸又露出孔隙。桶中的水。便挺直向外滲。挑將起來。那兩個桶底。便如兩隻噴水器。灑得一路都濕。均兒連慌帶忙。跑到家裏。每桶水只還剩半桶。人口多的家道。不是一挑二挑水。能夠用的。均兒無法。想另找兩隻桶。重行去挑。不想因為找桶的緣故。被莊三爺曉得。馬上大不高興道。『我就曉得。那個黃病鬼子。幹不出好事。』

說罷。氣憤憤地。找着均兒。教訓了一頓。說他不小心。沒有用。並且說他是個討飯的料。只配拿着碗。拖着棍。到人家門外喊老爹爹。老奶奶。

均兒含着兩眼的淚。實在無話可說。聽莊三爺又道：「好了。你去歇息罷。我沒有許多桶給你跌。」

說罷。喚了另一個人。找桶去挑。均兒羞慚慚的。回到牛屋裏納悶。

一時。方大領走進。面上帶着十二分不快。惡很很的向均兒看幾眼。均兒身上。早如風吹落葉。簌簌戰抖。料想方大領這來。必定沒有好話。果然不出所料。方大領發話道：「像你這個孩子。如何能幫工。害得我被老板一罵。你想。你如能在這裏。便要小小心的幹。你如不在這裏。由你自便罷。」

均兒被方大領一說。很是難堪。想幾想回一聲不在這裏。轉想一出此門。無路可去。如何是好。想了又想。也說不得難堪。不難堪。骨氣不骨氣。只得回一聲下次謹慎。方大領這才出去。

均兒從此。自知諸事不順。憂悶異常。所幸混得半年。尚沒有什麼差錯。心裏才略安穩些。不過自前番吐血以後。似乎有了內傷。當不住吃力的生活。所以

在莊三爺面前。只能算得無毀無譽。

到了年底。莊三爺給均兒兩塊錢。並且叫他連工。說明下年工錢。是五塊大洋。

均兒手裏。有兩塊錢。又覺得工錢增加。小孩子脾氣。不由得又開味。心裏打算好好的積蓄。留着將來回家。做一份大事幹。

集閒鎮地方。賭博之風最盛。做莊稼人。忙時雖不大賭。而閒時總不能免。但莊三爺的家規。與衆不同。除却過年時候。開三天賭禁。平時一個錢不許賭。如有違犯的。在子弟打五十木棍。在夥紀立刻退工。所以他的家裏。在一個狂賭的地方。要算一世外桃源。一別有風味。不過他家裏人不賭錢。是勉強的。並非出自真心。如有賭的機會。可就是一言難盡。所以每到過年。他那般子弟。和夥紀等等。見賭便笑。連飯都不肯吃。覺都不肯睡。

這年陰歷除夕。是第一次准賭之期。他那一般子弟。自各人有各人的消遣。

法。而他那般夥紀也都拿出血汗換來的錢。分頭聚賭。大夥紀賭寶。小夥紀賭骰子。人多聲亂。鬧得不亦樂乎。均兒性情最喜歡擲骰子。往年在張二爺家裏。倒很會贏幾文。這次過年。得莊三爺一百文的押歲錢。見他們賭。不覺就跟在裏面混。

擲了一夜的骰子。贏得二百文。不知道多得意。元旦早晨。飯也沒顧得吃。拿着錢又去賭。賭到天中。不但贏的錢輸完。連自己成本也帶得一乾二淨。

跑回家吃點午飯。很是不服氣。既而看他們賭。心上急得發癢。捱不住了。把大洋換去一元。拿二百文又去賭。希望着反本。不料沒一個時辰。早已輸空手。悄悄的又拿出二百文。又沒一個時辰。又輸了去。大凡賭錢的老毛病。越輸越想贏。越想贏越是輸。均兒以一個小孩子。糊裏糊塗。就把一塊洋錢所換的銅元。輸得一枚不賸。

(十九)

均兒輸了一塊多錢。面也紅了。耳也熱了。頭上汗珠兒多大。心中火滔滔的。一意想把他贏回。後想自己諸事欠通。兼之錢來不易。如果贏不回來。再帶去幾個成本。更不上算。想罷。便老實不賭。

沒停半天。心裏還可以。只兩手癢的難過。實是由不住自己。拿起洋錢。又換許多銅板。再跑去賭。

賭了半天。沒分勝負。

第二天是年初三。只此一天。便要禁賭。均兒想着撈錢。便如發瘋似的。東一頭。西一頭。一時不住氣。忽而贏幾文。忽而輸幾文。忽而贏得很多。忽而輸得又很多。一直賭到半夜。把這一塊洋錢。又輸個半文。無有心裏的火。陣陣從頭上向外冒。把小臉燒得通紅。跑到牛屋裏。一頭睡在床上。又是羞慚。又是懊惱。反正睡不着。直等東方發亮。才朦朧一會。爬起身。看看一般同事。方從外面回來。聚在一起談賭經。沒一個不津津有味。

一般小同事。知道均兒錢輸乾淨。偏故意引逗着他玩。說他的命真好。均兒沒有事做。還想着去賭。一層是沒有錢。二層是不敢違犯莊三爺的法律。只得。不語不言。自認晦氣。

以後過了半年。幸喜沒遇見難問題。就沒招着莊三爺和方大領的罵。

暑天過後。集閒鎮忽得一種時疫。專門瘟馬瘟牛。大家小戶的牛馬。死得不計其數。莊三爺家裏的二十多條牛。託天之福。只僅僅死了一條。人家因說莊三爺是個有幸運的財主。無論如何。他是不得破財的。但莊三爺的意思。很不滿足。時時歸咎於放那條牛的夥紀。

那夥紀姓陳。年紀十八九歲。十分刁滑。見莊三爺責備他。恐怕飯碗打破。便憑空想出主義。嫁禍給均兒。說這條牛之死。由於均兒給他污水喝的緣故。並且假造出種種證據。坐實他的話。——他爲什麼不說別人。單說均兒呢。因爲別人都集閒鎮本地人。獨均兒一個是外鄉。雖然對不起他。他也無可奈何。

莊三爺自均兒跌桶之後。心中便早存個厭惡的觀念。而且莊三爺當老板慣的。最是任性。只要他一次看你不好。以後不管你怎樣好。他總不相信。若是再遇見你不好。那可糟了。馬上就要拿出老板的身分。叫你滾蛋。此次聽見那姓陳的話。回想到均兒前次跌桶。又回想到均兒是個黃病鬼子。沒有大出息。不禁勃然大怒。把均兒找着。問他爲什麼用污水飲牛。均兒被這一問。無異青天裏打個霹靂。好半天沒能作聲。

莊三爺看他那般情形。越發以爲姓陳的話不錯。氣得分外的兇。翻着兩眼罵道。『你：你弄死我一條牛。你要曉得。你的狗命。值不上我這條牛價哩。』均兒聽到這話。才明白些。因道。『那條牛怎麼是我弄死的。』莊三爺罵道。『上月二十九晚間。你拿一盆污水給那牛喝。——我倒問你。你從那裏想起的。』

均兒被這一說。沒頭沒腦。便道。『我幾時拿污水給那牛喝來。』

莊三爺臉兒頓變。冷笑一聲道：『你還賴哩！——陳小毛的話，難道是假的麼？』
均兒道：『我實在沒有。』

莊三爺又笑一笑道：『沒有呀！——你好！——趕快給我滾。』

均兒聽見一個『滾』字，把腦兒震得一響，急着發咒道：『我若拿污水飲牛，天誅地滅。』……說時，眼淚幾乎都落下來。

莊三爺現出一種鄙夷不屑的顏色道：『你這條狗命，天也不誅你，地也不滅你！——爲什麼？因爲你不配。你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多粗多大的。』……

(二十一)

均兒被莊三爺一頓含譏帶諷的話，說得無言可對，方在出神，只見莊三爺又笑着說道：『你滾罷！——當你來上工的那一天，我看你黃病鬼子似的，就知你不是好人。果真被我看對，你想，我用幾十年的夥紀，還能看錯了人嗎？三十六着，滾爲上着，滾滾，滾念你是異鄉人，給你二百文做路費，若是別人，至少送

他蹬半年的監。坐八個月的牢。打他千把幾百板子。——你總要放明白些。」

莊三爺說時。拿着二百錢丟給均兒。立地逐他動身。有些夥紀。雖知均兒冤枉。却沒一個替他辯護。均兒也不敢問莊三爺要工錢。只好自認倒霉。收拾被褥。出了他的大門。

這年均兒才十六歲。一出了門。心驚膽戰。不知向何處去好。記得自己的家在北方。便順着大路。一直的向北來。

在路上想。我從前只知道我新娘可怕。不道老板的可怕。比我新娘還要加倍。——我姐夫當了老板。不也是那樣嗎……

又想。我這次回家。不管怎樣。總可以替人家放牛。與其蹬在外邊。受人家氣。討人家沒趣。倒不如回到家鄉。在親鄰家裏幫幫忙。那王大娘周木匠。不都待我好嗎。現在他二人雖都死了。不見得就沒有如他的家鄉裏的人。自然好得多哩。況且我這幾年。沒看見我姐姐……

想到姐姐。因又聯想到他姐夫。嘆一口氣道：「唉。他不是我親姐夫嗎。爲什麼待我那樣很。」……

想着走着。一直到天中。已走三十多里。來到一個鎮市。名喚多餘鎮。均兒到飯店裏。吃了一點飯。問時。這鎮正在集閒鎮之西。離集閒鎮三十五里。原來均兒走路時。已錯認路頭。由北邊轉到西邊來了。

均兒知道路已走錯。大爲着忙。便詳細問店老板。回河南去。應走那條路。店老板姓孔。爲人最是忠厚。看見均兒那麼小。問那麼遠的路程。很是替他耽心。便問問均兒的來歷。均兒把他在莊三爺家裏的話。一五一十。向店老板說一遍。店老板搖頭道：「不怪。不怪。莊糊塗的事。就是這麼樣。他仗恃有幾個錢。就怪像百出。叫人家嘔吐。」

接着又道：「西邊黃家。家裏最有錢。老板待人也好。前天曾託我僱個人。放牛挑挑水。鉏鉏地。我看你還忠厚。便把你說到他家去。不知你肯不肯。」

均兒想回家路程太遠。手裏又沒有盤費。況且回到家去也無人指靠。還是不回去好。想定便一口答應。

那孔老板喜孜孜的到黃家去。替均兒說項。

不一時。又喜孜孜的回來。笑向均兒道。『說好了。到年底三塊錢的工錢。走我送你去。』

均兒背起包裹。跟着孔老板。一逕到黃家來。看黃家的房屋。和莊三爺家裏差不多。只有一層。與人家特別不同的。就是家前園後。樹木不計其數。這黃家的老板。本是個留學生。不歡喜人家稱他爺。遠近的人。就一齊喊他黃大先生。他待夥紀。最是寬厚。凡在黃家當過夥紀的。沒一個不稱贊他好。今天他看見均兒。問過一些話。隨時指定了事。叫均兒明天起首做。均兒等孔老板回家。這才到牛屋去。遇見幾個同事。也隨便談談心。

第二天。均兒開始做事。處處留心。一點不敢大意。那知謹慎過了。又謹慎出

事件來。

(二十一)

原來黃家有個姓鍾的同事。也是河南人。素常極其凶頑。他因為老板寬厚。便大着胆子亂做。不免有許多放肆。老板雖不大責備他。但別的同事。都有點看。不服。一天。他和均兒同陣放牛。說着笑着。用棍子把牛眼戳瞎一隻。到晚間回家。那牛一隻眼閉着。眼裏的水。刺刺向外流。別的同事。知道這又是姓鍾的出鬼。便三三兩兩的問均兒。均兒恐怕招事。就滿口推作不知。別的同事。疑均兒和姓鍾的同謀。一齊的痛恨他。暗地裏嘖嘖咕咕。道均兒的壞話。均兒以一個坦白的心。那暇想到這裏。

晚飯過後。這件事傳播到黃大先生耳裏。黃大先生跑來看看牛。果然一隻眼已睜不開。問那姓鍾的。姓鍾的說不曉得。問問均兒。均兒仍是推作不知。黃大先生着人請獸醫來。獸醫說。這是用棍子戳的。受傷過重。恐怕治不好。黃大

先生聽過這話。知道是姓鍾的玩的把戲。本待忍住。但以他過於放肆。實是害羣之馬。便一意的叫他下工。

別的夥紀。看黃大先生如此處治。個個稱快。有那好說話的。當着黃大先生。硬說均兒同謀。一定要求叫他也下工。均兒聽見風聲。嚇得要死。心想合該倒霉。又遇着這個冤枉。

黃大先生聽過衆人的話。留細看看均兒。不像個怎樣壞人。便把他找到跟前問道。『你爲什麼要和姓鍾的同謀。戳瞎我的牛眼。』

均兒急道。『我幾時和他同謀。——他戳牛眼時。我還阻攔他哩。』

黃大先生道。『照這樣說。我方才問你時。你爲什麼推作不知。』

均兒被這一問。才知自己差錯。便道。『我怕我說了。姓鍾的不歡喜我。』

黃大先生道。『你真忠厚。要曉得你說了。不過姓鍾的一人不歡喜你。你不說。到底有多少人歡喜你。你想想看。』

均兒點點頭道：『這是我的錯。』

黃大先生道：『我看你並非壞人，做不出這等壞事。所以聽他們說，就不敢相信。——究竟姓鍾的下工，冤枉不冤枉呢？』

均兒脫口道：『不冤枉。』

黃大先生道：『怎見得不冤枉？』

均兒道：『牛眼實在是他戳的。』

黃大先生道：『既是如此，你還在我這裏，依舊做事。不過當說的話，你總是要說。萬不可推三阻四，惹出誤會。』

均兒受一場虛嚇，回到牛屋裏，暗中想道：『我又算學個乖。我當時如果說了，何至鬧出這段笑話，叫人家疑惑我呢？』

又想到：『這原來是黃大先生。如果是張二爺莊三爺，早已又惡很很的，胡亂攆我滾蛋。那還能叫我在這裏混。唉，我真糊塗。』

均兒多了這番經驗。處同事的方法。就多了一層。該謹慎的謹慎。不該謹慎的不謹慎。直過大半年。不發生什麼變故。均兒心裏。方在欣慰。不期又出了一件事。

這天黃大先生。叫均兒牽着一匹馬。送小老板——黃大先生的兒子——到他姑母家裏吃喜酒。這小老板年紀十四五歲。當時騎了馬。叫均兒在前面拉着。那馬喂在黃大先生家裏。已經有十多年。素常著名的老實。走起路來。一步一步的。真個再穩當沒有。小老板騎不多時。急得直跳。均兒在馬前牽了一會。忽然打起主意。向小老板道：「我在後邊趕。一定可以快些。」

小老板應一聲好。

均兒便到馬後邊來。用一條馬鞭子。慢慢的打。那馬是挨打慣的。一點沒覺意。仍是一步一步的向前挪。小老板急了。叫道：「均兒。用力的打。」

均兒聽小老板的話。舉起馬鞭子。猛向馬髀上一抽。想是力用大了。那馬就

負痛一跳。小老板冷不及防。從馬背上倒栽葱的翻下。均兒忙上前扶時。已來不及。只聽小老板哎喲一聲。頭已跌出一個洞。鮮血向外直攆。幸虧身上帶着手帕子。搯出來按住洞口。臉上頓現出灰白的顏色。均兒站在旁邊。也不知怎的好。看看馬。正老老實實的站着。一動也不動。

(二十一)

停好一時。小老板爬起身。說道：「我二人回去。」

斯時離家已有二里步。走是走不動。均兒無法。只好扶小老板上了馬。緩緩地折回。一路上想。這次穩當要滾蛋了。唉……

小老板來到家裏。一頭鑽到他媽跟前。他媽見了。嚇得好利害。一面忙着人找藥敷治。一面忙問來由。小老板是高等小學的學生。爲人很有點與他老子相似。便托實的將情形說出。並且說不怪均兒。

小老板的媽媽。是個沒受過教育的人。今天看見兒子跌得這樣。滿口抱怨。

均兒說他不該任意打馬。而且忙去找黃大先生叫他攆均兒走。黃大先生聽說來看過他的兒子。便着人找均兒。

這時均兒才到馬房裏把馬拴好。聽黃大先生叫喚。知道事情不妙。便提着心走來。——這次黃大先生可是有點生氣了。一見面就問道：「你爲什麼亂打馬。」

均兒道：「小老板嫌慢。叫打的。」

黃大先生道：「你爲什麼要用勁的打。」

均兒道：「小老板嫌他太慢。叫我用勁打的。」

黃大先生道：「真的麼？」說到這一句。顏色已和平許多。

均兒道：「誰欺哄你。」

黃大先生道：「你總算不小心。如果小心。他斷跌不下來。」

均兒道：「我看他向下跌。忙去扶時。已來不及。」

黃大先生點點頭。叫他依舊做事去。

均兒見這次沒滾。心裏很覺得僥倖。但見連番出事。不是個好現象。那心魂上的恐慌。又因之引起來。

混過一年。幸喜沒事。才漸漸放寬心些。接着向下混。

又過半年。均兒已十八歲。黃大先生不叫他再放牛。改叫他做莊稼活。給他八塊錢工錢。多餘鎮的風俗。最是好不過。鎮中無論何時。都沒有賭博。因此均兒這二年來。手裏已很餘幾文。常時自己想。再安穩過二年。能餘三十多塊錢。就要轉回家鄉。安家立業。不再在外邊亂混。那知安穩不幾時。竟又招着一場大禍。險些兒送了性命。

你道怎的。原來某天上午。均兒和一般同事。在田中鋤高粱。同事中有姓高和姓丁的兩個。順嘴說笑話。他說他怎樣怎樣。他說他如何如何。話說多了。漸漸惱起來。他兩個人素常最不討同事的歡喜。所以到他兩個惱的時候。並

沒一人過問。都裝作沒聽見。

沒有一刻。他兩個的話。越說越壞。他兩個的氣。也越弄越大。到氣極了。兩個竟舉起鋤子。不問好歹。在田中亂打。十分起勁。把地上的高粱。踏個東倒西歪。落花流水。別和同事。到此還無人過問。有那爽直的人。口裏還唧噥道：「由他兩個怎麼打。打死一個。少一個魔害。」

均兒初時。本不敢多事。後見他兩個打得出怪。太不成個道理。因卽丟下鋤子。上去分解。他兩人正在興頭。如何分解得好。均兒正想脫身。沒隄防那姓高的一鋤口兒。刨下。正刨在右肩膀上。把夾襖子刨通。又把肩膀上肉。刨去一大塊。鮮血向下直滴。均兒痛極。登時暈倒。別和同事。看見這般情形。才一齊上前。把他二人拉開。他二人見鬧出亂子。也自然的停住。不打。衆人看均兒時。睡在地上。連口的哼。面色焦黃。眼見得就要死。忙把他血口紮住。抬回家中。

黃大先生。曉得這回事。忙請醫生替均兒診治。又重重責備姓高和姓丁的。

一頓。

均兒睡在床上。一連七八天。瘡口才漸次平復。又七八天。才能勉強起床。這番痛苦。差不多要算個大痛苦了。

過不一月。均兒還沒算怎樣復原。竟又遇到一件大禍。

(二十二)

一天。均兒和同事的。到田裏去做活。經過一棵大柳樹下。適逢樹旁一個童子。用拳大一塊石頭。向樹上擲。意思想打知了。並沒看見有人來。到那石頭落下時。好了。不歪不扭。正打在均兒頭上。均兒當時帶着草帽。只覺頭上一轟。連忙脫下草帽。摸時。血已向上直湧。不禁嘆口氣道：『我真倒霉。難道該被人打死不成。』

說過。也不去和那童子爲難。便離了同事。抱着頭跑回家。自己找出一塊布。摸着紮好。來向黃大先生告假。

黃大先生見均兒又打得頭破血流。好生的可憐。他不禁嘆道：「你真倒霉。專遇見意外的事。」

均兒的頭傷。雖不如前次肩臂之痛。但覺得如失知覺。迷迷糊糊。跑到牛屋裏。昏沈沈的睡去。直過大半個月。刀瘡藥敷了許多。才算得好。

均兒到了此時。終天不知怎樣。方能免禍。在恐慌之中。就像死神時時要到他身上似的。

到十九歲。均兒的工錢。加到九塊。他心裏想。無論如何。明年一定要回頭。做我的五畝地。再拿我所餘的錢。娶個女人。從此便可成一家人家。就到有災有難。也可以有個人服侍。

好不容易過到二十歲。均兒算算所落的工錢。已有四十元。這四十元。完全在黃大先生家裏掙的。均兒自然感激黃大先生。某天。便把要走的話。告訴了他。

黃大先生聽均兒要回家。也很贊成。因問他道：「你家裏有多少地。」

均兒道：「五畝。」

黃大先生道：「地好不好？」

均兒道：「不好。」

黃大先生道：「講起來你要回家。本是好事。我一點不願阻攔。但是你想。你手中落這幾文。夠不夠回家過活。如果不夠。大可以在我這裏。再過二年。回去也不遲。」

均兒細想黃大先生的話。着實不錯。便又在他家裏過了一年。所幸在一年中。並沒遇見危險。

到二十一歲秋天。均兒下了工。辭別黃大先生。和一般同事。轉回家鄉。

臨行時。黃大先生在工錢之外。又送了兩元路費。並且囑咐均兒道：「家中如不能混。不妨回我這裏來。好在彼此相處已久。性情都曉得的。也不要有什么。」

麼客氣。」

均兒應一聲。問着路向家裏來。

在路走了八天。共走四五百里路。已問到家鄉。均兒自十四歲出外。離現在將有八年。乍到自己莊前。已有點認不清楚。但看那口小塘。依舊存在。就曉得他不錯。看莊上有幾個人。也辨不清他姓甚名何。來到自己門首看時。房子已經倒塌。轉到鄰家門口。鄰人都向着他望。不知他是幹什麼事的人。後來有兩個年紀大些的出來。彼此才似都認識。均兒向他們說出來歷。他們才恍然大悟。有那講究親鄰的。便留均兒到家。敘述多年來的苦狀。

均兒看黃大先生的家庭看慣了。乍回來看他們的家庭。真個不堪入目。無論何處。總現出個破落戶的模樣。

吃罷午飯。到各鄰家走走。問那些老年人。差不多都死了。看些年輕的。差不多都不相識。不免感傷了一回。

第二天。均兒僱幾個泥木匠。蓋造一間房子。不三天。便蓋成功。均兒來到自家住下。買幾塊錢的糧食。及幾件農具。又和隣人夥喂一條牛。家裏佈置個差不多。恨幾恨不到他姐夫家去。只因想着姐姐。便無精無神的前去走一遭。到了他姐夫家裏。看看房屋。也都倒塌。問鄰人時。才知他姐夫和他姐姐。自那年逃荒。一直到今沒歸。

均兒回到家來。便安心的創造家業。把那五畝荒地。全行開闢過來。本想着娶個妻子。料理家務。無奈算算手中的錢。已剩不得好些。又怕第一年莊稼。不能勝利。只得暫作罷論。孤身一人。既忙着燒鍋。又忙個做地。直和他娘死後。他老子做的生活一樣。但是他老子還有個他。他却沒有第二個人。比他老子的境况。還要苦得多。後見自己的五畝地。不大夠做。於是又租鄰家的五畝。

(二十四)

倒也神奇。均兒回家的頭一年。境遇非常順利。從沒發生不如意的事件。莊

稼的收入。除去穿吃所用。並能餘積幾文。心裏時時想。由此下去。二年便可娶妻。再幾年便可恢復祖業。——因這一想。覺得前途希望很大。更是加倍勤苦。豈知天下事不能盡如所料。到第二年。因陰雨過大。五穀減收。均兒家裏的糧食。便不甚夠用。但還可以支持。及到第三年。地方大旱。自三月直旱到七月。五穀一粒沒收。糧價特別的貴。均兒一點餘項。花得乾乾淨淨。還不夠用。他莊上的人。又多扶老携幼。四處的逃荒去。——這原是我國北方人一個壞習慣。每當豐年。絲毫不知儲蓄。遇到年歲一壞。便拋棄家鄉。四處去餬口。說起來真可心痛。均兒起初。本是拿定主義不走。後見同村的人。五離四散。自己住在一個莊村上。直是一個孤鬼。不得由不動步。想到臨回家時。黃大先生囑咐的話。於是把兩三年的經營。完全拋去。回到多餘鎮來。

黃大先生見均兒回頭。甚是歡迎。便留均兒在他家裏做工。說明工價錢十元。這年均兒已二十四歲。對於莊稼的道理。已很懂一點。兼之年紀大了。知

識開了。吃的苦又多了。所以做起事來。便知特別要好。黃大先生更是歡喜他。到第二年。工錢加至十三塊。第三年。加至十四塊。第四年。就加至十五塊。均兒這幾年來。非常順利。手中餘得幾十元。不禁又想到娶個女人。獨立門戶。無奈怕蹈前次的覆轍。因索性忍耐住。預備見機而作。

在這個時候。均兒不知不覺。竟和黃大先生家裏的一個婢女。發生出愛情來。這婢女名喚春梅。年已二十一歲。人材並不甚好。但是本領很有。針線。茶飯。做粗活。件件都會。均兒和她每有見面的機會。總要低着聲音。說幾句情話。沒消一年。彼此分外的投契。於是兩夥心中。都起了一種奇想。想要同心協力。去造起一個家庭。但是均兒的工錢。所餘無多。萬萬不能成事。只落一種乾發急。

還有一層。均兒和春梅的愛情。純是一種秘密的。並不敢明目張膽。像現在人所說的什麼『自由戀愛』。在他兩人的意思。惟恐怕被人所知。惹出笑話。

其實天下的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爲。況且這愛情的頑意。最易惹人注意。你瞞的愈力。人家曉得的愈快。所以沒要許久。均兒和春梅秘密的愛情。竟被他同事的窺破。你說我講。亂嘈嘈的一條聲。

話傳到黃大先生耳裏。黃大先生的夫人。力主張攆均兒走路。那知黃大先生。在西洋時。吸收了新鮮空氣。知道男女愛情。神聖不可侵犯。竟大妙無涯。情願把春梅送給均兒爲妻。成就他兩人的情愛。但須等均兒有建造家庭的資格。方許他二人結婚。均兒聽了。雖是歡喜。但覺得建造家庭的資格。並不是一天兩天能夠得上的。因此把結婚問題。不得不暫時停頓住。惟由此以後。他們兩下裏的愛情。越發打得熱烘烘的。兩顆心也似打了結兒。再也分不開來。預想前途。彷彿已張着錦繡。引得兩人心上發癢。急着要實行那大計畫。每有見面的機會。再也不說情話。只計算將來成家所需的費用。和他二人手中所有的錢。並且商酌買個什麼樣的牛。蓋個什麼樣的房子。但是算來算去。錢總是

不夠。兩人都急得什麼似的。

又過一年。兩人等得不耐煩了。想着冒起險來。去打個小天下。便把兩人的心願。露給黃大先生聽。

(二十五)

黃大先生聽着均兒的話。便詳細的問道。「你有多少錢了。」

均兒道。「有七十塊錢。」

黃大先生道。「七十塊錢。夠你成家立業麼。」

均兒不假思索的應道。「夠的。」

黃大先生道。「就打算足夠的。但你家鄉裏。三年一水。五年一旱。將來指望這幾文錢。如何能支持長久。——你不記得你前次的失敗麼。」

均兒道。「我想如遇着好年歲。總可以混。」

黃大先生道。「你這是無經驗的話。你夫婦結婚之後。不消一年二年。添了

人口多出開支。就遇着年歲好。恐也難混。你且想想看。」

黃大先生這番話。原是至情至理。無奈均兒和春梅已打定主意。不肯中變。定要嘗試嘗試。黃大先生見阻攔不住。索性做個人情。便道：「在此四里外。有一片無主的荒地。約有八九十畝。土壤肥美。開墾了便能耕種。但那是人跡不到的地方。所以便沒人過問。你二人如到那裏。造起小房子。慢慢的着手進行。兩年之內。當見大效。不較着你回家去好得多麼？」

均兒聽黃大先生這麼一說。真是感激無地。自沒有不願意的道理。於是馬上找人去那山荒的地方造房子。眼巴巴房子造好。便可以進行一切。

沒要半月。房子造成三間。房子的西頭。造了一個土床。房子的東頭。造了一個牲口槽。洋錢共花去二十元。

均兒當這半月。一壁要去監工。一壁要替黃大先生做事。真是忙碌已極。但他的這種忙。是高興的。是有希望的。故此在忙碌之中。常時現出他歡喜的容

貌。

到房子造成之後。黃大先生沒法。便擇個日期。叫他兩人成婚。——那時正當秋季。宇宙萬物。都覺寂寥。獨他二人。同露一種滿足的生氣。

十月十日。是均兒和春梅結婚後的第四天。他夫婦兩人。辭別黃大先生。興頭頭的出去。

是年。均兒二十七歲。春梅二十三歲。這一雙新夫婦。於十月十日。開始做「新家庭」的主人。到了新屋子裏。十分愜意。

第二天。均兒便花二十塊錢。買了一條牛。花十塊錢。買了一頭驢。又置備了一些農具。和棹、椅、鍋、碗……等類。又買了一石多麥種。一石多吃糧。幾挑子牲口草。算算手中。尚餘個十塊錢。可以維持到明年午季的生活。講到新造的人家。一切最難着手。均兒因為胸有成竹。所以在一天之內。就能夠把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得停停當當。

第三天。均兒十分滿意的呵着牛去墾門外的荒。春梅也穿着新衣。拿着鋤子。去幫助均兒除草。均兒笑向春梅道。『這片土壤真好。你看一些石子都沒
有。』

春梅也笑着道。『是我二人想不起來的呵。』

均兒道。『我想只要略走走運。就仗着我兩條臂兒。勤勞做去。斷沒有做不好的。到明年秋天。我們家裏。怕就要熱鬧許多了。』

春梅笑一笑。接着又說許多話。兩人談着做着。一眨眼已至晌午。春梅有精神。的到家裏做飯。均兒仍在那裏呵着牛。懇荒。直到天中。春梅的飯做好。均兒才卸牛來家吃午飯。於是兩人對面坐下。快樂的興趣。都充滿了全身。不禁又談起話來。春梅問道。『今天到晚。能開多少地。』

均兒道。『一畝多。』

春梅道。『我想開牛四五畝。夠我二人做便好。也不限定要多。』

均兒道：「我想開二十畝。十畝種麥。六畝種高粱。四畝種荳。」

春梅道：「忙得過來麼？」

均兒道：「多吃點力。怎麼忙不過來？」

當下二人決議。就以二十畝爲限。吃罷飯。均兒又去呵牛懇荒。春梅在家裏洗過鍋碗。又拿起鋤子去除草。

(二十六)

均兒這時的日子。較着前次在家種田。真個大不相同。因此他覺得他的快樂。爲世上人所少有。其實他的日子。不過比較着好一點。那能算得真好呢。忙了一月。荒地已開出二十畝。從中有十畝。已經種了麥子。閒來無事。把他從前做木匠的本領。發展出來。去做各種零碎用具。接着又把房屋週圍。種了幾十棵樹。均兒種樹的觀念。純係得自二次到黃家之後。因爲他第二次到了黃家。看黃大先生家裏樹木茂盛。回想到他自己家裏一棵樹沒有。不禁起

了一種迷信。心想黃大先生家裏的樹木。這麼威武。現個有錢的樣子。所以他便這般有錢。我們自家莊上。統共不過七八棵樹。現個窮苦的樣子。所以便那般寥落。因這一層。覺得樹木多少。與人家窮富有極大的關係。所以他將開好了地。便種起樹木來。

自麥子種下地之後。遇着狠調和的雨水。不消十日。麥苗已漸漸出土。放出一片新綠之色。均兒夫婦兩見了。快活的非同小可。打算每畝收個四斗。十畝收四石。已夠兩人吃食。再加上高粱、豆子。至少一年要有五十元的餘項。想得意了。那做事的精神。更是滿足。趁着無事。又在屋子前面。掘一條小溝。預備將來留灌溉菜園。和防守盜賊之用。

直到第二年春天。一道道和暖的陽光。照在這新開闢的地上。田中二麥。已長有一尺多高。因爲是新開闢的地。滋養料充足。便現出一種油碧之色。那幾十棵樹。也一棵棵的放出新芽。滿帶着「欣欣向榮」的氣象。叫他夫婦兩看

着。直不知快樂到什麼地方。每有閒暇。便興致勃勃的。到黃家去走一走。光陰飛快。不覺到了三月。均兒將高粱播種下地。又過一個多月。看看麥子已先後成熟。夫婦二人。把他收割清楚。用牛打將出來。共計收四石二斗。竟沒出從前的預算。

接着把地犁好。又種了豇子。

到了秋季。高粱收了三石。豇子收了一石八斗。連上麥子。一共收九石之多。門前柴草也堆了好幾堆。這一年辛苦的成绩。總算過得去。夫婦兩笑嘻嘻的。商議再多開幾畝地。僱個放牛的幫做。

到十月底。地又開了八畝。放牛的也僱到家。均兒想起他從前替人家放牛的故事。不免又悲傷。又開味。因此他對於夥紀。便以黃大先生做模範。

忙到次年。已是均兒夫婦建立新家的第三年。這年收的糧食。不消說比上年多。夫婦兩商議妥當。又蓋一間牛屋。一間廚房。又多僱一個夥紀幫做。

從此均兒家裏便有四口人吃飯。在這年冬天春梅產生一子。肥頭大耳。很是愛人。均兒看看家裏漸次興旺。而房屋週圍的樹也都十分茂盛。知道再過幾年便可創成很好的家業。因而他的日子便一天比一天有味。

話傳出來。多餘鎮上的窮人覺得均兒以一個外來戶在此開荒。竟致發了財。便十分的忌妬他。咕咕噥噥說些無賴的話。有一般激烈些的簡直要羣起攔他走路。他們最大的理由說那些荒地雖是無主。然爲多餘鎮上的公產。斷不能聽着外方人來此開種。

這實是我國人的慣性。試看任何地方的人對於荒地。總不願出力開墾。閉着眼由他荒。一點也不可惜他。如果有個外方的人把他開出來。稍許得點利益。他們便眼裏出火。一定要如何怎樣。多餘鎮上的人這次對於均兒自然也是那一種慣性的表示。不過聽說均兒是黃大先生的夥紀。又是黃大先生叫他去的。所以就沒敢發作。三三兩兩商議着暗敲均兒的竹槓。

(二十七)

均兒自建立新家後。到他家來頑的人。本不甚多。間或有一兩個。也不過是昔年同事。和黃家的婢女們。

一天有一位不醜不陋的先生。來到莊上。一直的找均兒。均兒曉得他是多餘鎮上著名的壞蟲。當下就和他相見。那人道：『你可知你種的地。並非黃大先生的。乃是多餘鎮上的公產。你也不打鎮上人的招呼。便跑到這裏私開。直到現在。我們全鎮上人才得消息。大家夥商議。要攆你走。請我來同你說。你看怎麼辦。』

均兒在此以前。覺得黃大先生叫他來。必不會有什麼事。今天怎聽那人的話。不免驚了一驚。後想黃大先生爲人。最是可靠不過。我不妨向他身上推。因道：『我到這來。是黃大先生叫我來的。我還去問黃大先生。聽憑黃大先生處分好麼。』

那人道：「你就是同黃大先生說也當不了衆人的家。常言道：衆人大似聖人。依我看你如果想着沒事。完全在我身上。你只須拿出幾十塊錢。給他們一般。包管可以安穩。你看好不好？」

均兒看他的話。有點蹊蹺。知道不能同他多說。便狠決定的向他道：「我必得問黃大先生。黃大先生叫我走。我便走。黃大先生叫我不走。我便不走。沒有第二句話。」

那人笑一笑道：「同你說老實話。別人知你私來開荒。大不服氣。多想着怎樣如何你。你單仗恃黃大先生。是不管經的。我走了。你千萬莫要後悔。」

這番可怕的話。本是恐嚇均兒。但均兒知道黃大先生的爲人。足以壓服一般窮鬼。便到底沒答應。

那人見話沒說妥。羞答答氣憤憤的走去。

均兒等那人走了。知道事情不妥。隨時到多餘鎮上。找着黃大先生。一一的

告訴他。黃大先生道：「我早已有了風聲。——你莫管他。我自有的方法辦。」

均兒得了黃大先生的話。大着胆子來家。仍舊呵牛種地。

多餘鎮上的窮人。看見竹槓沒能敲到手。便閉着眼說瘋話。要趕均兒的牛。要燒均兒的房子。又要打斷均兒的腿。

均兒家裏的夥紀。有一次到鎮上去買東西。聽見好幾個人胡言亂話。嚇得連趕回家。告訴均兒。均兒趁着天黑。又跑去找黃大先生。黃大先生道：「我想此事本可置之不理。但是你在這邊立子孫萬世之業。也不可多得罪人。依我看。三天之內。他們必來找我。那時我再想方法。你多少總要出幾個錢。」

均兒覺得黃大先生可靠。仍舊回家來做他一切的事。

果然沒出三天。多餘鎮上有十幾個窮人。規規矩矩來到黃大先生跟前。向黃大先生道：「他們聽說你的夥紀在北邊開了一點荒。講起來是你老人家叫他去的。原不算事。不過他們覺着那是鎮上的公產。不能給外人亂開。想料

他多少拿出幾個錢。特爲來請你老人家的示。」

黃大先生道：「這也沒什麼不可以。——我知道你們的脾氣。荒在那裏。一千年無人過問。來個人開了。你們便眼裏起火。但是你們既已開口。究竟想要幾個錢呢？」

那十幾個窮人。你問我我問你的問了一回。才道：「一共要他二百塊錢罷。」

黃大先生笑道：「大約你們想要他的命。——我知道的。他臨到那裏去。只有六七十元。除去買牛買驢。和買一切用品。當是一文不賸。這二年來。或者能得一點利。也不過有六七十元。那裏來的二百元哪？」

那十幾個窮人道：「你老人家斟酌。多就多幾個。少就少幾個。」

黃大先生道：「依我看。八十元最多了。——你們覺得怎樣？」

那十幾個窮人。素常都是仰仗黃大先生的。聽黃大先生這麼一說。自然都

唯唯應命。

黃大先生隨時就着人把均兒找到。詳細的告訴他。

(二十八)

過四五天。均兒出名。在多餘鎮上請了十幾桌人。老的、少的、窮的、富的、一色俱全。黃大先生從中維持。叫均兒乾乾淨淨。拿出八十塊錢。當下就由在座的人。共同商議那八十元的用途。後經多數人決定。捐給本地小學。作爲購書費用。由本地小學。寫一張字據。交均兒收執。黃大先生喜出望外。自然是照着辦。不過那一般窮人。看見就要到嘴的肉。白白被別人吃去。直不知懊惱的什麼樣。

均兒經這番波折。雖然花八十塊錢。但從此得一份穩固的基業。也狠值得。夫婦兩莫早莫晚。用盡苦力。去發展他的新家庭。

又過一年。又開出十畝地。添僱一個夥紀。又買得一匹馬。喂得兩條狗。兩頭

猪儼然是個有錢人家的派頭。

一天早晨。均兒方起身。聽見自家的狗。汪汪的亂叫。出門看時。乃是兩個逃荒的一男一女。正待轉回頭。只聽那女的叫道。『兄弟……兄弟……』

均兒聽聲音很熟。留細一看。不是別人。乃是他的姐夫和他姐姐兩個。一時又驚又喜。眼淚幾乎落下。忙把他兩個央進家來。問他怎麼至此。他姐夫羞慚慚的一辭不發。他姐姐道。『自那年逃荒在外。一直飄泊到如今。昨天到多餘鎮。聽人說起有個河南人。在此開荒。發了大財。詳細問問。知道正是你。所以特爲和你姐夫來看看。』兄弟。你這幾年是怎麼混的。』

均兒便從頭至尾。把幾年來的困苦情形。完全告訴了她。又叫春梅和她相見。又取出幾件衣服。給他姐姐和姐夫換。

自此便留他二人在家裏住。對於他姐夫也並不懷念前次的怨恨。好在糧食夠吃。沒開的地尚多。縱然添兩個人。也沒有什麼難處。這時均兒家中。夫

婦兩個。一個孩子。三個夥計。兩個親戚。一共八口人吃飯。好不熱鬧。

他姐姐和姐夫兩個。在均兒家裏。也用心用意的幫忙。因此均兒的地。直開到六十畝。還嫌得不够做。那八口子人。除去一個小孩子。實沒有一個不抱着無窮底希望的。

沒及一月。均兒的姐姐。忽然患病。均兒忙到多餘鎮上請醫生來診治。吃了兩劑藥。並沒見效。均兒方在發急。沒料他的姐夫。也接着病起來。——原來他姐姐的病。是一種傳染病。不消幾天。春梅也病了。他的孩子也病了。均兒更外着慌。四處去請醫生。

大凡傳染病一項。被傳染的。每較傳染的爲重。果然到了後來。他姐姐好了。他姐夫也好了。惟獨春梅的病。却不見好。均兒心想。如果她不好。我的日子。將來怎麼能過。

正怕着哩。那知好事多磨。春梅竟然死去。死時。哭着向均兒道。『家業沒成。

孩子幼小。你要多吃一點苦。但願孩子長成。你的地能添至一百畝。我死也閉眼了。」

均兒遽遭這等大故。不異失了一隻右手。苦惱的不能說。當時買一口棺材。把她掩埋在房屋後邊。看他的孩子。病勢也逐漸沉重。連連請醫生治。到底沒治好。也跟着春梅到地下去了。均兒既痛其妻。又傷其子。直把他幾年來的快樂。一古腦兒抵消。有時回想到成婚之後。他和春梅寸寸甜密的光陰。及生子之後。春梅所感受的痛苦。悲痛直不能自止。悲痛極了。耳鼓裏彷彿聽得一種親熱和悲慘的聲音。囂囂的響道。『但願孩子長成。你的地能添至一百畝。我死也閉眼了。』如今孩子是沒有了。只好在地上用點工夫。去慰亡妻的靈魂。

因此之故。他對於莊稼。雖畧爲懈怠一點。但並不十分懈怠。

他姐姐和他姐夫。看見春梅母子之死。由於他二人病的傳染。很覺得難爲。

情不好意思還在這裏住。便託故要回家。均兒左留右留。實在留不住。也只好聽着他去。

(二十九)

當春梅死後。均兒家中飲食。全由他姐姐調理。均兒尙沒感覺困難。這時他姐姐又走了。均兒前後一想。不知怎麼辦才好。因而思妻的心。竟一天很似一天。

以後左想右想。不娶女人。斷然不能成事。便花了七十元。娶多餘鎮陳姓的一個婢女。這婢女名秋菊。年紀才十九歲。是均兒素來認識的。本領雖不及春梅。然還可以敷衍得過。

均兒經這一死一娶。把手中一點餘蓄。全行花盡。然因有了新希望。遂立志振作精神。重整他的家務。

秋菊爲人。因在陳家是個得時的婢女。性情很爲桀傲。初到均兒家裏。過的

是新生活。與均兒還很覺和諧。沒要兩月。由新生活轉到舊生活裏去。她看一切事務。過於累人。而且飲食也不好。衣服也不好。便不時的搖着頭兒。長吁短嘆。連聲叫苦。那一副面孔上。鎮天到晚。如同懷着重憂極怒似的。均兒沒法。多方的去哄地。那知越哄越不濟事。

過不多時。秋菊的性情。直變得極端乖僻。舉凡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的。處處都不如自己的意。甚至於風吹。樹搖。鳥鳴。犬吠。都足招她的厭惡。猛一看去。直同一個「神經病」。均兒哄急了。有時要說兩句不耐煩的話。秋菊不但不讓。並且驚天動地的大哭特哭。好似家中死了幾十口人。

均兒到此。看見日子難過。已不知怎麼自處。但他覺得他的家業。必定要謀成才好。所以仍費盡自己的心。出盡自己的力。去做他能做的一切事務。

又過不多時。秋菊更外放肆。自早至晚。一點事也不願做。嘴裏還有些鬼話。什麼討飯的呀。放牛的呀。癆病鬼子呀。說得不住聲。

均兒氣起來。畧說她幾句不是。她便閉着眼睛。鬧得不開交。並且叫均兒「休她」。均兒無可奈何。再也不敢開口。由着她自由自轉。

此後均兒在單調的生活裏過得半年。只是怏怏不樂。心想大約我的命合該如此。再不會有長進了。轉想我必得盡我的力。累到臨死爲止。命不命我且不管他。

這年午秋二季。均兒家裏所收的糧食和柴草。特別的多。均兒心裏。又生出許多希望。覺得她雖不好。並沒有多大妨碍。因此上他的心裏。就包含「痛苦」
「快樂」兩部份。

又過不多時。秋菊病了。均兒對於秋菊之病。論理要祝她快死。但爲無錢再娶。也就盡心請醫調治。可惜始終沒見功效。——自成婚到今天。還沒到一年。她就與均兒永別。均兒把她掩埋在春梅的墳旁邊。心裏想。她這番死。到是我的福氣。如果她長久活着。一點事不替我做。我的日子。永遠也不會過好。這次她

既死了。我將來再娶個賢能的。縱然花幾個錢。倒也不大算事。

自有此想。均兒的希望。比前又大了許多。無事看看他那些樹。已漸漸長成。心想黃大先生的家道。不是因爲樹多。才興旺的麼。我的樹眼見長成。我家興旺之期。自然也就不遠。

心雖是這樣想。但因連死兩妻一子。又因一時娶不起人。家內無人照料。總有些不暢快。

悶長遠了。兼之素來有內傷的。自己也就得了病。起初兩天。自覺還能支持。仍然家前家後的行走。照應莊稼和猪狗等等。

過四五天。病沉重了。睡在床上。再也起不來。沒有方法。叫那三個夥計。自己做飯喫。並且叫那個放牛的去請醫生。

這位醫生。知道均兒家裏的病人。最難醫治。心上早有些發慌。跑來看看。竟把均兒的熱病。誤認作涼病。下了一劑附子、肉桂……極熱的藥。均兒吃下去。

後。只覺心中出火。睡在牀上。翻身打滾的不住。喝了幾碗涼水。才畧安定些。又叫夥紀。另請個醫生來。這醫生知道從前那醫生的藥不對症。便拚命用些枝子。黃連……極涼的藥。均兒吃下去後。只覺心上冰冷。橫豎也不能受。又叫夥紀燒了許多開水。喝到肚裏。發出一身冷汗。才能閉着眼安睡。

(三十)

講起均兒的病。本不至於要命。被這兩位醫生。冷熱亂投。倒把他的病。弄得要命起來。睡在牀上。懵懵懂懂的道。『唉。自你死後。我的日子。那還能過』：『今年至少要收十二石麥子。可以夠一年消用』：『那許多的樹。不久就都長成。你看多威武哪』：『馬有駒了』：『那個大豬。到年能殺一百五十斤。賣去一百斤。還留五十斤過年』：『唉。我偏不苦』……

他家裏的三個夥紀。看老板如此神情。個個害怕。知他與黃大先生有些關係。等他清醒的時候。就問他要不要同黃大先生說。均兒忙搖手道。『不用不

用這點小事。值不得惹他掛心。」

停了幾天。均兒的病。越發重了。兩個頰兒。慘白如紙。眼中已無一點精神。看他病勢。實是死多生少。他的夥紀。有個年紀大的。忙跑去告訴黃大先生。那知黃大先生也正在家裏有病。沒有法。跑了回來。也沒敢同均兒說。

均兒病中。自想我的困苦。不知何日才能受了。難道世界之上。特爲我設這一個苦惱地麼。

又想。靠不住。我前年的日子。是何等有味哪。莫非老天玩弄我。故意叫我喫這番苦。然後才叫我過好日子的。

想來想去。心裏有些不能決定。但他有一最確定的觀念。就是他這等苦命。罪還沒受夠。斷斷乎不會死。

又停幾天。他的病畧爲好些。自己心上。以爲他的想像不錯。仍把他一些沒了的事。盤算在心上。等到好了去做。

沒要兩天，病又突地轉重。他的心上頓然嚇一大跳，覺得我還能真苦嗎？有這一想，竟害怕起來。算算病期已有一個多月，然尚不相信他就能死。

又停兩天，他的病沉重極了。離和死神握手的期已是近在目前。自己心上彷彿也知道不能再好，便着夥紀去找黃大先生。他那夥紀告訴他，黃大先生正在有病，均兒嘆口氣，睡在牀上，暗想處分身後的事，覺得費去九牛二虎之力，在一片荒地上，建成這份家業，白白的丟了，未免可惜得很，想給他的親鄰，又沒一個親鄰在面前，想給孔老板。孔老板又早已入土，想而又想，決計分給他三個夥紀。

當他臨死的時候，心裏很明白，把黃家的小老板找來，又把他三個夥紀，叫到跟前，便道：『我是一個要好的人，自與前妻來此，起早睡晚，筋疲力盡，本想創成一個家業，爲自己爭光，沒料到了今天，弄到這步地位，我已開出的地，有六十畝，沒開出的約計還有三十畝，我死之後，便由你們三人分攤，小老板在

此。做個見證。你們總要盡心竭力。把一切的事做好。」

說至此。又繼續說道。「我自七歲後。人家便說我命苦。喊我『苦兒』。『苦命人』。我心裏想。人家說我苦。我偏偏不苦。所以這多年來。把什麼力量都用出。爲的是免這個『苦』字。萬沒料及左翻右覆。還弄到這步田地。別人家見了。保不定又要說我『苦』。但是在這片荒地上。果真能從此有了人家。總算是如我的願。我依舊是不苦的。」

說罷。微微露着笑容。眼一閉死去。他那三個夥紀。就把他和他兩個死妻。埋在一起。成一個極大的墳墓。

均兒一生的困苦。到此算完全結束。

當均兒初死過後。他家裏的情形。不容說是極蕭條。極愁慘。極沉悶。極不能堪。極無生趣。

過得十年。他這莊上。竟有熱熱鬧鬧的三家人。雞鳴狗吠之聲。不絕於耳。所

有那沒開出的三十畝荒地。已完全開出。莊前莊後的樹木。也好多成蔭。顯出一個興盛氣象。彷彿表明這是『苦兒』『苦命人』夫婦的功績。

苦
兒
記
終



上海文書局發行

哀情小說

情	靈	千	碧	春	鴛	悲	美	雙	名
	鵜	古	血	水	鴛	紅	人	淚	花
戰	夢	恨	巾	沉	夢	悼	劫	痕	劫
				冤		翠			
				記		錄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三角半	二角半	二角	五角半	二角	五角	二角半	三角	二角半	二角半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A541 212 0017 6731B

上海文書局發行

社會小說

浦東逆倫案	鏡中人語	情中孽	如此京華	紈袴鏡	侍兒艷聞錄	嫁侯恨	魔窟紀遊	情貞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五角	三角	四角	四角	三角半	二角半	二角半	三角	二角半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中華民國十一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再版

苦
 兒
 記 (全一册)

每部定價洋三角



編輯者 王力

發行者 文明書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售處

中
 華
 書
 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蘇州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蘭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